

重返校園

彤紅的夕陽緩慢地漸漸西墜，給這個小鎮披上美麗的橙黃色紗衣。哈利今年已經二十歲了，他坐在椅子上，望著窗外那血紅的夕陽，不禁回想起在霍格沃茨魔法學校發生的一系列的事。從入學到畢業，經歷過多少風雨：認識羅恩和赫敏這兩位好朋友、開始學習魔法、解救阿茲卡班的囚徒也就是小天狼星布萊克、參加火焰盃比賽、與伏地魔最終一決勝負等等。這些回憶多麼美好，只是過去的日子就如炊煙一般匆匆而過，僅留下美好的遐想。

「撲哧撲哧」一陣鳥兒拍打翅膀的聲音隱約傳來，打斷了哈利的思緒。他向窗外望了望，遠處他的貓頭鷹海德薇正在奮力拍打翅膀向他飛來，腳邊還纏著一卷羊皮紙。哈利知道又有人給他寫信了。貓頭鷹飛進屋子並停在他的手上，輕輕地啄了他手指兩下。他打開那封信，信的內容不多，只是短短的幾句話而已。

哈利：

你好，我是赫敏，還記得我嗎？自從畢業以後都三年沒見面了。我想辦場同學聚會，誠邀我們班所有同學來參加。你能抽空過來嗎？期待你的到來。時間定在下學期開學典禮那天。哈利，你應該和我們一樣，很懷念自己的母校吧，畢竟在霍格沃茨魔法學校這七年裏發生的事多麼有趣難忘。記得要來哦。

赫敏

哈利興奮得幾乎要從椅子上蹦了起來，他似乎不敢相信與自己已經分別了三年的老同學居然還可以在同學聚會上再見面。他不停地想像著自己推著上面裝著貓頭鷹籠子的行李箱，來到九又四分之三月臺去乘坐通往霍格沃茨的列車，與自己昔日相伴的好朋友再相見，那該是多麼令人高興和喜悅。這時，「哈利，吃飯啦。」姨媽的叫喊聲打破了他美好的想像，他只能匆匆下樓吃晚飯。

下樓後，他看見姨夫姨媽和他們的寶貝兒子達力已經坐在椅子上準備開飯，他也入席而坐。

「對了，剛剛我看見那隻討厭的貓頭鷹又飛進你的房間。你這個小子又在搞什麼鬼？不是已經畢業了嗎？為什麼牠還會飛回來？你快說，是不是還嫌我們家不夠亂吶。」姨夫質問道。

「不是，我要去參加同學聚會。」哈利漫不經心地回答。

「什麼，你居然敢去參加同學聚會，你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醒悟過來。」姨夫生氣地吼到，把手中的茶杯摔個粉碎，似乎是在發洩自己的怒氣。「你好不容易從瘋人院裏逃出來，現在居然還要回去，早就對你說那兒沒好處，包括你的那些狐朋

狗友和那所破學校。我告訴你，你要是敢去，就別想再回來。」說完，他便怒氣衝衝地離開了。哈利早已習慣這樣的辱罵，他都記不得聽過多少遍了，每一次都把自己的學校說成瘋人院，把自己的好朋友說成狐朋狗友。但現在離開學只剩下半個月，忍一忍應該也就過去了。想到這裏，他就馬馬虎虎吃完晚飯，匆匆上樓了。

回到臥室後他卻怎麼也睡不著，那封信還在他的腦海中不停閃現。想到羅恩，想到赫敏，想到昔日的好朋友能再相見，心裏別提有多高興了。這時，貓頭鷹又給他捎來一封信，哈利打開一看，頓時臉色大變。

哈利：

你好。在此忠告你最好別去參加同學聚會，因為那裏時刻都充滿危險。如果你去了，那你的同學就會惹上殺身之禍。所以你最好別離開家門半步，哈哈哈哈哈……

神祕人

哈利嚇得手都開始顫抖起來，雖然只是短短的幾行字，但卻讓人毛骨悚然，心不由自主砰砰直跳。他不斷地想：他是誰？伏地魔不是已經被消滅了嗎？聽這封信的口氣又不像是開玩笑，那個神祕人該不會是……哈利不敢再往下想，只能在心驚膽戰中度過這個不眠之夜。

第二天，姨夫姨媽和達力一起去市場購物，留下哈利獨自在家。哈利也無事可做，只能眼睛一動不動地看著時鐘。這時外面突然傳出「哈利，你在家嗎？」的聲音。聽出這是赫敏，他便匆忙下樓直奔客廳，看到一個個熟悉的身影。他們都手持魔棒，身穿長袍，仍不失當年的風采。「你們怎麼都來了，有什麼事嗎？」哈利疑惑地問道。「離開學只剩下幾天的時間，我們想來看看你過得怎麼樣？」羅恩說。「別提了，我在他們家能過得怎麼樣？昨天還因為同學聚會的事把我罵了一頓。」哈利苦著臉說。「我們都渴了，來點咖啡吧，越多越好。」羅恩說。

不一會兒，五杯熱氣騰騰的咖啡就端了上來。只聽羅恩唸了幾句咒語，「撲」的一聲，五個咖啡杯中頓時插滿鮮花，嚇得哈利差點摔了盤子。「生日快樂。」大家異口同聲地說道。這時哈利才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說道：「原來你們一起來是為了給我一個生日驚喜。謝謝你們。」「不客氣，對了，你應該收到了我發給你的邀請函了吧，準備好了沒有？」赫敏問。「當然，不過我還收到了一封署名為神祕人的信。」哈利說完這句話後，氣氛頓時變得沉重起來，羅恩手中的瓷杯跌落在地。過了好一會兒，大家才回過神來。羅恩結結巴巴地說：「神……神祕人，他不是已經被消滅了嗎？為什麼……會不會是有人故意冒充他來嚇唬你？」「我總覺得不太可能，那封信的語氣不像是在開玩笑。」哈利說。赫敏說：「這件事你不用擔心，我們會報告給校長的，讓他來想一想這件事究竟應該怎樣處理吧。時間到了，

我們該走了，你的姨夫姨媽快回來了，讓我們在開學典禮上再見吧。」說完後，他就揮了揮魔棒消失了，其他人也都依次離開。

他們走後，哈利獨自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仔細想了想這些問題：那個神祕人究竟是誰？為什麼要寫那封信來恐嚇我？他到底有什麼目的？

序

如果說白天是綠的世界，那麼夜晚就是藍的世界。

早晨在氤氳迷霧中醒來，透過斑駁的樹影，發現太陽剛從地平線升起。自己在晨光中看著周圍還沾著露水的灌木叢，星星點點，映綠了我充滿疑惑的眼睛。

這是哪裏？難道是幻覺？茫然不解。

用勁一掐，痛楚襲遍全身。不敢再大意，小心試探著。

酷熱潮濕的夏天，清脆的鳥鳴聲劃破才被照亮的蒼穹。繁忙的螞蟻秉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準則，勤勞地工作。

現實鳴空響寂，記憶只停留在昨夜的夢裏。

綠

當時針不偏不倚地走向六點半，一陣刺耳的鬧鈴聲敲碎我的夢。我極不情願地爬下床，拖著緩慢的步伐刷牙洗臉吃早飯。面對新一天的生活，我毫無鬥志，甚至可以說是有點頹廢。太陽並沒有如天氣預報所說的那樣露出笑臉，一片蒼白，無可奈何。

從家到學校的十五分鐘裏，我試著面對現實，重新檢驗已經有些審美疲勞的事物。二月的天裏吹來四個月後才會來的風，冬天匆忙退下，春天立刻登場。連預告的時間都沒有，一切發生得如此之快。我的心黯然失色，既無紅花也無綠草。附近的大街小巷依舊熙熙攘攘，寧靜在城市成了奢侈品，二十分貝以下的世外桃源並不存在。與我年齡相差無幾的各校學生，面無表情從我面前走過，周圍的氣溫急劇下降。微笑可以用角度表示，心靈可以用天平測量，不知是世界在變還是我在變。

迷霧消散，午後的太陽終於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讓人睜不開眼，天空是一片深藍。道路上的車越來越多，叫賣聲此起彼伏，彌漫的雜質在我身旁化開。到家後我捧著一本《時文選粹》流覽，書中人物的沉浮坎坷讓我沉醉。歎人生，幾番離合，便成朝暮。我起起坐坐，來來去去，直到時間緊迫得讓人無法喘息。

這一天終於結束，不被老師罵，不被主任說，更沒有作業不交，同學不和，家長不滿意。所有的情節都像之前設定好的流程一樣悠然前行。黑夜留給我竭力遐想

的空間。博客中的我行雲流水，既染上油墨書香，也留下我的悲傷我的淚。我不斷使自己沉醉在夢境中，想解去憂愁但效果卻往往適得其反。

橙月依舊在，黃昏匆匆走，腦海裏只剩下黑與白的旋轉。這正是靈感如泉湧，思維如風箏遠翔的時候，可又是完成功課、複習預習、總結鞏固的最佳時機。我明知魚和熊掌不能兼得，暗不知誰是熊掌誰是魚。寫作計畫只好擱淺直到泡湯，回顧時它早已離你而去。度過天天年年，已懂世間萬物，好奇心不再。偶爾到外面隨便漫步，所見之處不過是回憶的路口。

用閒暇時間寫小說已成為我的習慣，過程好比擠海綿裏的水。但停停斷斷、縫縫補補的作品，品質自然是達不到以前的水準。靈感的源泉幾次乾涸，讀不懂自己也寫不出自己。其實說實話，就算寫出來也不像是小說，嚴格地講是獨白式自傳。再加上我又不可能過上傳奇般的生活，因此成就了一部部流水帳。

時間流走，空間卻不會移動。走過街頭繁華，幾次驀然回首，心已找不到回家的路。豪放之頌暢如荒野火燎，婉約之歌淡如隔岸花開。可惜我們長大後或許再也過不了這種詩意漫延的生活。現實之中，沒有物質的愛情是海市蜃樓，誰還會相信梁祝化蝶的傳說寓言？沒有利潤的事業是紙上談兵，誰還會相信一諾千金的亙古不變？當人們的成功觀僅限於這兩項要求時，等待與堅持就成了愚笨的代名詞。無法忘記，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時明明毫無負擔，可離開時卻什麼也放不下。綠茵茵的牧場生機不再，風沙蔽天。

之後的上學日，常是膽戰心驚。上週，班主任直言近來班級狀態不太理想，暴露在外導火索即而引爆。和平年代裏，兩個競賽班的冷戰悄然展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不過就是如此。最難受的，當然是被強加中央集權的我們，眼見涉及方方面面的懲罰方案接踵而來，痛不欲生，言何以堪。

傍晚時分，我拂著一縷清風緩緩走來，歌聲環繞四周。思考的時間就這樣溜走，天色漸漸變暗。

二零零九年二月

藍

夜，悄無聲息地來，悄無聲息地走。腦海裏零零落落，嗡嗡作響，只成文句，不成章節。

何時？遠方那片洪橙如潮水般湧來，我的內心也隨之翻騰起舞。便輕吟一首小詩：總是無意笑場，黯然不訴離傷。執著的幻想，是我肩頭唯一的力量。外面的恒

星多麼明亮，自己卻在這小小的課室裏掩蓋光芒。也許某天我會發現，思念在遠方的江南流浪。

期待著那片星空如期而至，可它卻沒有如約而來。此刻身處奧數班的我上著枯燥乏味的課程，聽著老師唐僧般唸經，眼睛不自覺地瞟向窗外，恍惚間頓悟：天上的星星固然美麗，但最終不是你所擁有的，地上的燈火有時很普通，那才是你真正所追求的。於是立即把頭轉回來，斷斷續續地聽著。

班主任訓話時經常說我們沒有一種緊迫感。但緊迫感無蹤無影，逼迫感和恐懼感時常不請自來。白天十分忙碌並無感知，每當夜晚來臨，說不出的沉重就會壓在心頭，難言苦痛。我呆坐在書桌前，癡癡地眺望遠方，看世界在沉默中變暗。

曾經，我在樹下的雙杠仰望天空，現在，我在無月的夜晚獨自吹風。自己已經改變這麼多，途中歷經的一切來得那樣不易察覺。

二零零九年三月

光與墨的終點

本文靈感來自郭敬明的散文《你的一生如此漫長》

沿著這條閃閃發亮的流沙河，你能看見一路翻滾著的泡沫和碎石。它們永無止息地嘲笑，捉弄，打磨，拋光這顆珍珠般年少的心，那顆心也失去了原有的鋒芒。陽光下的孩子們在灘邊盡情嬉戲玩耍，他們並不知道背後的故事。光與墨的終點，是你的微笑。

甲 三個人

那些人，陪伴我成長。

一 蔣某人

我一直認為，我永遠都無法理解這個人。

從升上初中到現在，他幾乎包攬了所有的榮譽。而且哪怕一個星期甚至一個月不上課，也不會影響到他那人驚嘆的成績。我和他之間的差距也從最初的九十九分和一百分，拉大到現在的七十分和一百分。可奇怪的是他並不是一個特別勤奮的

人。他保持著正常的作息時間，正常的飲食習慣和正常的心態。無論何時何地都處事不驚，即使面對別人的批評指責。

最初的想法是：我要成為他那樣生活在金字塔頂端的人。

可後來我漸漸放棄了，因為我發現我根本做不到。

我做不到把作業當聖旨刻苦鑽研。

我做不到把老師當上帝頂禮膜拜。

我做不到為學習奮不顧身，勇往直前。當取捨時也能拋棄感情，丟失靈魂，腳踩刀槍，身臨火海，如真理般赤裸裸地狂奔進名利場。

這些他可以做到的事，我卻不可以。

很多時候看到他面帶笑容地說：「你再認真一點就能超過我。」我恨不得衝上前去質問他：「你自己就很認真嗎？你一定不瞭解我為此付出過多少，又犧牲了多少。你覺不覺得你很虛偽。」

我們早就不是「一點」的差距。

努力和回報的關係不是等量代換，還有運氣混雜其中。多做題分數就高，這已經成為潛規則。而當你發現試卷上所有類型的題目都做過，成功的鑰匙便在你手中。

他的勝利鑄造無數人的失敗。

他的光芒映襯無數人的黯淡。

他的華麗裝點無數人的平凡。

他的榮耀銘刻無數人的恥辱。

獨自負重前行，再滾燙的熱血都會變成尖銳的冰刺戳穿心臟，再渺小的烏雲都會覆蓋廣袤的蒼穹壓過頭頂。

有些事不是你所想像。在你身邊有無數個真相，而真相背後往往是深不見底的漩渦。

剛認識他的時候，我才上初一。在他獲得眾多好成績的背景下，我創作了一首非常惡搞卻是誇他的詩歌，毫無保留地展示給他看。他當時還說很有才，想借回去欣賞，我猶豫一下便同意了。結果第二天我就被班主任喊去，談話內容主要圍繞學習的精力不應該被分散在寫這些無厘頭的東西上。訓完還警告我：如果下次還有同學來匯報類似情況，一定要全班批評，嚴肅處理。

不會再有下次了，不然我就是豬。這是最開始的想法。

冷靜之後，我覺得自己似乎有些神經過敏。也許他在告訴別人時沒有留意，畢竟那時大家彼此都不熟悉。於是我回到教室，找到他不動聲色地要回筆記本。但事情的發展遠超我預料。

我去他家時，在他房間門口偶然聽到一段話。

「你還是叫兒子別再跟這種人來往了，整天只會寫不三不四的東西，肯定不是什麼好同學。還有你看現在都幾點了，他還賴在我們家不走。待會你說幾句客氣話，趕他走得了……」

當時的自己，身份上不是讓人尊重的客人，而是上門要飯的乞丐。因為只有在面對乞丐時才會使用「賴」或「趕」等字眼，才會在別人的厭惡下還死不要臉地說：「行行好吧。」

我急忙說聲再見便離開了，飛速跑到街邊的公園偷偷哭泣。當時夜幕四合，路人都以為我是離家出走的孩子，差點把我送去派出所。我解釋後謝別他們，獨自回家。

現在的讀者，你們可以體會當時我想要逃避的心情，進而理解目前寫作的我嗎？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我到底做錯了什麼？難道這就是成長所需的代價嗎？

無意也好，間接也罷，對我來說都是不可磨滅的傷害。

自此我永遠和他保持距離。見面時能不說就不說，能少說就絕不多說，相遇時的冷漠面孔如冒氣的冰棍。

像兩條平行線，再沒有交集。

誰讓我是「那種人」呢。

二 陳某人

此人的惡劣程度僅次於蔣某人。

如果蔣某人是幕後黑手，那麼相對而言真正登臺亮相，被閃光燈照得劈哩啪啦的就是陳某人。

他出沒於《校園內外》的工作組，頒獎典禮的主持臺，總體表現是「驚天地，泣鬼神，燁然若神人」。他有一顆極其寬容的心，南腔北調，五湖四海，各種各樣的人都能成為他的朋友，包括安然自若的我。

可這只是他認為而已，他並非瞭解我。

他常常在放學後叫我陪他一起回家，不知道我要為此多走一大段路。他常常在我邊做作業時邊口若懸河地討論著我不感興趣的話題，而當我剛想發表評論時他又馬不停蹄地開始下一個。他常常在我面前用最尖酸刻薄的詞語把我批評得體無完膚，從不顧及我的感受。

我在過道裏聽見他在人群中陳述我的種種缺陷，時不時引起熱烈的討論，在他口中我從頭到腳都是透明的。我仿佛被人殘酷地剝皮抽筋，而他的口氣卻是開玩笑般輕鬆，好比在說「今天的天氣不錯」或是「一起去打羽毛球怎麼樣」之類的話。這些話他不說出來會憋死嗎？我不會介意他在文章中盡情發洩或紮草人詛咒，可在大庭廣眾之下公然的侮辱，這簡直比偽君子所為更加齷齪。富有好奇心的同學們我可以理解，我唯獨無法理解挑撥的人。

感覺像從天堂墜入地獄，從象牙塔走向寒冷人間。
沉默是我最後的回應。

三 蘇某人

也許二十一世紀末，當我們進入歷史博物館時，他的遺書會被擺放在最顯眼的位置，上面標誌著「應試教育的悲哀」，與旁邊因蹂躪多遍而苟延殘喘的蔣某人肖像形成鮮明的對比，周圍的氣氛神聖而肅穆。導遊經過時會向那時的學生介紹：「蘇某人是舊時代的終結，更是新時代的開始，他的逝去又為我國的教育事業豎立了一座壯麗的豐碑。作為接受素質教育的你們，更應該時刻想起當年飽受應試教育之苦的他們。」

根據我假設的劇情，你們能想像出他嗎？
是的。他就是我見過的考試最失敗的學生，失敗所有人都放棄拯救他。

他在課堂上為非作歹，老師可以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他在測驗時隨心所欲，老師可以任其自生自滅。

他在聽到別人的取笑後抓起圓規，沒有絲毫考慮後果就扎傷別人的手臂。然後他們又和老師家長匆匆趕往醫院，一直待到晚上七點鐘左右。花掉幾百塊的醫藥費和賠禮道歉不說，還在週一的班會課上成為「校園安全問題」的反面教材。

總結起來，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害人又害己。

其實剛入學時，他不像現在這樣特別能折騰。儘管倒數第一的寶座沒人敢跟他搶，也沒人搶得過他，但他也沒有四處招搖，惹是生非。每天班裏經常忽略的小事他都記得一清二楚，是個很有責任感的人。不知何時開始，他變得越來越無理取鬧，成了「積極分子」。

我一直相信他的改變和周圍的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也十分同情他的遭遇。但同情歸同情，該說的我還是要說。首先要會區分建議的價值，那些沒有任何參考意義的玩笑根本不用當回事。其次，既然來到競賽班，就必須有一定的心理準備。適者生存不僅是自然界的法則，在現代人類社會同樣適用，面對困難時需要更多的理智和從容。

乙 五件事

那些事，見證我成長。

一 征程

從做夢做到一半的幻境中醒來，鬧鐘振動的迴響分外刺耳，時針不遲疑地走向六。整裝之後關上家門，陷入外面還在瀰漫著的輕薄白霧中，新的一天開始了。

上初中以來，自己就從沒有安穩地睡過覺。每天晚上做作业加複習預習加寫作，儼然上班族一樣忙碌。夜未央，我已經喝過不知道多少杯咖啡，它在我的身體裏緩慢流淌。

即便在工作日，這時也很少人外出。茂密的綠共同描繪記憶裏最盛大的夏天，太陽躲在層層雲朵背後遲遲不肯露面。樹葉在暑氣蒸騰時還是會掉落少許，鋪成壯麗的風景線。空氣微寒，有時還能看見麻雀在地上蹦跳幾下然後飛走。環衛工人手握笤帚正在清掃，眼神不免透出煩躁。

這就是我的生活肥皂劇：每天大部分時間和別人做相同的事，而細微的差別決定我獨特的人生。

二 早讀

韓寒有句名言：「閉上眼以為在牛津，醒來一看是在天津。」
的確是傳神記敘了中國的早讀。

到學校以後半小時的讀書，對我來說是沒必要但被迫的。領讀人頗有指點江山的意味，與之對比鮮明的是底下的人生百態：打瞌睡的、眼冒金星的、談笑風生的……每個人都用難以描述卻又超脫自然的複雜情緒，迎接黑暗前的晚霞，悲壯的凱歌緩緩奏起。

老師有時也會因為我們朗讀時的散漫以及陰陽怪氣拍桌而起，而我剛好藉這個機會把昨天混沌的思路理清。

課室旁繁忙的街道上，冗雜的人群絡繹不絕。

三 課間

儘管不到十分鐘，但這無法阻擋我從中獲得樂趣。

它是老師與老師的交錯更替，是學生與學生的自由談論。

而我安靜地坐在原位，五分鐘回想上節課的內容，三分鐘準備下節課的書本，剩下的兩分鐘趴在桌面休息和發呆。我不時想像著以後身為白領得連坐近十個小時的生活：哪怕腰痠背痛手腳抽筋，也要堅持在工作崗位。

就算經常發生不愉快，最後還是擁有美好的結局。

潮汐退去之後是汙穢的淤泥，可現在還是蔚藍色的海洋。

四 晚修

這或許是我一天中最輕鬆的時刻。

並沒有太大的壓力，也沒有太多的負擔，所需要的只是洗盡鉛華的心。墨空是深沉的，越過大片黑暗卻從未迎接過光明。

拿著六十四開本的《英語詞彙速記》翻來覆去地看，用連閱覽大師級的作品都沒有的專注，拼命想把每個字母像刻光碟一般印在腦子裏。許多時候我的表達能力有限，並不能把我理解的事物讓別人也理解。

放飛的夢想，是斷線的風箏，亦或是折翼的天使。

五 歸途

是失敗還是成功？

是結束還是開始？
星空下的願望被現實焚燒成銀白色的灰燼。我在靜默的晚歌聲中觀賞曾經絢爛的夕陽。

丙 自己

那些人，那些事，終究還是留給了回憶。

終於還是要不可避免地談起自己。

從最初的藍天，到現在的黑夜。

從最初的懵懂，到現在的成熟。

數百個日夜不過是生命的罅隙，裏面如同古屋頂端的蜘蛛網糾結不清。思緒恣意蔓延，像不斷擴大的圓圈，範圍越來越廣。在十字路口將要做出抉擇時，我常會回頭眺望以前的行經處。那些不管是正確還是錯誤的判斷，是平坦還是坎坷的旅途，都定格在年代的膠捲裏。

一 人

在我鬆懈時，總會有人出現在我的面前。

比如林生，他是一個女性角色僅限於表面，內心十分強悍的人。能在激烈的競爭中拼命擠進年級前二十甚至前十，能在緊張的學習中依舊擠出大量時間看課外書。據說，他的變態程度正在逼近蔣某人……

在我緊張時，總會有人浮現在我的腦海。

比如小吳，他是一個沉默而堅定的人，在平淡中隱匿著超越眾生的巨大力量。時而守望樹影，時而守望星輝。

還有蔣某人，陳某人，蘇某人……他們會讓我在何時何地感受自己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可是很遺憾，自己的交際能力不足，不能把更多的人看透並寫出客觀評價。但為幾棵樹痛失整片森林的我，是否有能力接受更多的愛與恨呢？也許只會感到沉重和陰暗。

二 事

我在上小學時，還停留在自己親手包裹起來的甜蜜幻想中，對這個世界的本來面目一無所知。所以除了六年級最後一個月的緊張之外，平常的日子在我趕完作業之後全部被隨意揮霍。童年格外漫長，伸手便能碰及它細膩而柔軟的質地，夏至未至，未來已來。

然而短暫快樂的暑假過去之後，悲傷瞬間逆流成河。先是被人全方位、深層次、多角度地挑出毛病（陳某人習以為常），然後是為堅持自己的理想在半道上被人潑冷水（蔣某人不當回事），更是有人整天和我結仇（蘇某人做起來就像吃飯喝水一樣）。

那時的自己沒有現在的豁達和冷靜，心中許多難以承受之重化作文字記錄在日記本上。雖然之後翻出來會抱怨：「這真的是我寫的嗎？太糟糕了。」

曾經待開的花苞，綻放後有可能會散發出令人作嘔的氣味。
曾經鮮活的心跳，陰影中有可能會覺得是斷斷續續的哭泣。

班排名突然從頂端滑到中等。

寫作文突然被老師無情扣分。

別人高興你傷心，別人結伴你獨處。

這些都是在進入高中、大學以及社會前的必修課。多年以後當我們驀然回首，便不再認為是痛苦，反而笑得雲淡風輕。

扯遠了……

我的一生正值青春年華，即使沒有詩的華美或是散文的悠揚，也要有小說的波瀾起伏。我要在還沒陷入泥沼之前享受花和草的清香。

光陰的兩岸，少年對望少年。

流沙河在太陽的照耀下洋溢出金黃。

近處是藍色的海岸線，遠方是白色的交界線。

光與墨的終點，是你的微笑。

後記

最開始寫這篇文章時，以為它只是簡短的小散文，沒想到後來竟會如此龐大。也許是因為挖掘深埋已久的記憶，表達的東西也隨之增多。有時甚至會翻閱以前的隨筆，去感受深夜裏的那份惶恐，明白寫作的重要性早已在陪伴我度過的歲月裏顯現。

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不能釋懷的。我寫作的目的，並不在於銘記，而在於遺忘。很多時候我們會偽裝自己，欺騙自己，總以為成長距離我們很遙遠。年少時我們躲藏在溫暖的被窩裏，努力想把所有的憂愁拋在腦後。而當我們告別父母，試圖自己獨立時，我們會發現：那些平淡現實中的流離，才是永恆的存在。

之前的所見所聞，若不是被人提起，我真的很難再想起來。我只願一切回到未至之前的臨界點。

那些人，那些事，在東邊的地平線隨朝陽升起，在西邊的地平線隨夕陽落下。你看見了嗎？

生命中的微茫

一 始

白天的天空像幅潑墨的山水畫。

夜晚的天空像幅絢麗的西洋畫。

我的天空該是幅怎樣的畫？似乎是窗外那抹憂傷的淺藍。

你所認識的世界只是一種過去。

二 孫文中路

中午的太陽想烤化水泥地，但孫文中路兩旁巨大的樹蔭像開足了冷氣的空調，呼呼吹得人腳下生風。旁邊的天主教堂重新修整之後被刷上鮮亮的粉紅色，而周圍佈滿青苔爬山虎的滄桑卻把它映襯得突兀。車輛在道路上擁擠不堪，爭奪著狹小的空間。

這條路多少年沒有變，幾乎是原樣保留下來。春夏秋冬抹去了傷痕，年年月月風化了曾經。整片天空像是巨大的雨漏，在人的心海灑下漣漪。

我慢悠悠地遊蕩在古老的街道上，想起許多事。

剛來這裏的時候，歲月的步伐穿越流沙盡頭而流連於此。延綿的樓群把光線拉入昏暗，從未看見過真正的晴朗。印象最深的是初中軍訓時烈日炎炎的秋老虎天氣，放學後買到的一塊錢便宜的汽水，以及穿上校服時油然而生的自豪。

可惜它們離我越來越遠，直到消失。像在深不見底的黑洞中拼命掙扎，而最後一聲嘆息證明了你的無能為力。太多的記憶是落滿灰塵的舊照，是永不旋轉的恒星。憶起時即使得知它們的存在，卻再也不能去經歷感知。

誰說我們的生命在荒蕪中前行，在繁花遍野時戛然而止。

身邊清晰地迴響著青鳥飛過時翅膀振動的聲音。

三 夏日夜晚

夏季臨近，白蟻成群結隊撲向教室裏的燈光，我每天都與牠們作鬥爭。同學們身處在炎熱潮濕的環境中，像猴子一樣張牙舞爪。鼻子嗅出的也不僅是草木的芬芳，還有關門窗後特有的垃圾散發的酸臭味。可以想像，當那些嚇人的昆蟲如同標本佇立在玻璃板上，用詭異的目光盯住你時，你的心絕對是拔涼拔涼的。難得的課間休息時間裏，大家仿佛剛剛蒸完桑拿，紛紛站在走廊搖著扇子，特有菜場大叔大嬸的氣質。對面教學樓裏亮起的燈光，像暗夜裏璀璨的星河。

真是的，我不是應該在家舔著冰棍吹著風扇享受生活嗎？

同時陪伴而來還有盛大的雨世，天空的高處傳來頻繁的滾木聲。烏雲毫無縫隙地覆蓋著，墨色愈發濃烈。街上閒逛的人們不得不擺出末日狂奔的姿態四處散開，留給天空獨自表演的舞臺。

那些喜怒無常的天氣此刻終於顯現。

四 內心獨白

我其實很害怕面對自己。現在的我只是一堆海市蜃樓中的泡沫，陽光照射便灰飛煙滅。

某天，我忽然感到周圍的一切都不屬於我。臉上多出時光流逝留下的刻痕，平原變丘陵。眼球滿是睡眠不足而生的紅血絲，全身曉風拂柳般無力。

驚訝嗎？可這是事實。

某天，我忽然感到周圍的一切都屬於我。同學望著不可思議的成績驚歎，老師聽到競賽出成績後喜笑顏開，朋友和你一路前行。

滿意嗎？可這是假象。

羨慕是因為我嗎？欣慰是因為我嗎？陪伴是因為我嗎？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但有誰會無條件無理由地相信這個世界。

一千米長跑考試時，跑第四圈的和跑第五圈的同時衝線。做英語訓練題時，考七十分的和考一百分的坐在同一間課室。我不願過於在意自己的短板，可現實就是這樣無情。當聽到那些「溫暖而動人」的話語時，感覺像夏天裏開著火爐，或冬天裏吹著冷氣。

五 終

「每天忙呀忙，對未來多嚮往，我們在不同地方，努力要活出自己的光芒。有時會失望，有時為愛迷惘，當現實讓人受傷，可是我們學會要更堅強……」

門口飄來《我的青春誰做主》的片尾曲。

我揉著痠脹的雙眼躺在床上，夏日的熱浪滾滾襲來。

深藍

曾經無數次地夢見過深藍色的大海，溫暖的陽光，浮動的金色流沙，都在耳畔洶湧波濤的映襯下格外沉默。可當我每次醒來時，夜空還是漆黑一片，它寂靜地籠罩著沉睡中的城市。寒風絲絲入扣，如弦音般輕輕劃過我的身旁。多年以後，當我站在人生的第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回想往事，才發現它影射著夢想與現實的距離。

我是一個時常回憶並從中得到自我安慰的人。

其實以我的年齡與資質並不足以提起「回憶」這個詞。童年時代性格裏的活潑可愛大多早已消失，正值少年卻又在學校對著各類教材及參考書唉聲歎氣。可記之事寥寥無幾，寫篇萬言書未有餘，更別說其中是否有思想與文采。我的人生如此漫長，損耗不過四分之一就開始想剩下的時光如何度過。我所經歷的，可能只是日與

夜的交界點，往後社會的複雜多變也不是目前無知者無畏的我所能設想。換言之，現在的我沒什麼可以回憶，也沒什麼值得回憶。

回憶總是伴隨成長的腳步，恰似人倒著走時留下的軌跡。回憶是置身事外的精彩重放，成長是身臨其境的現場直播。兩者結合，像是現在成熟的自己對過去幼稚的自己痛心疾首，感覺並不十分美好。譬如我，一旦想起自己曾經的惡搞形象被無數人暗地諷刺過，就立刻羞愧難當，同時也會不自覺懷疑此人究竟是不是我。

小的時候被家長和老師問起理想時總會不知所措，因為那時自己的偶像掰完手指頭也數不完，細細斟酌篩選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但現在的我儘管嘴上不動，心裏卻暗自決定找個賺錢的工作，如此功利與自私的嚮往可能再也配不上理想。恍然間我明白，歲月的歷練讓理想變夢想，夢想變空想。

成長仿佛能在瞬間發生。如同升上初三的我猛然感到時光如白駒過隙，自己已經不是原來的模樣。越來越遠離最初的目標，也越來越忽視周圍的同學。從前的光芒開始變得黯淡，察覺不到的缺點似黑洞急速擴張。

世界上總有勤無以補拙的事物，比如我的死對頭長跑。若不是因為體育成績不合格，若不是頂著中考即將到來的壓力，若不是生活中關注你的眼睛時刻緊盯，我也不會在清晨深情凝望這條河。河水緩緩流淌，訴說著某年某月的悲歡離合。天色漸漸發亮，河面也隨之變成一束流動的閃光。遠處隱約散開的喧鬧只為證明世間不止有我的存在。

河上的石橋經過千百年的洗禮，蛻變成標本意義上的保護建築。無數次的水漲水落使橋底的青苔愈發斑斕，無數次的人來人往使橋面的凹凸愈發平整。可現在我僅能做的，除了欣賞還是欣賞。

北京時間六點，電子錶發出「滴滴」的聲響。天空更替顏色，呈現出印象派風格的深藍。我拎著遙相呼應的綠色布袋，踏入不管何時都如同世界末日來臨般空曠的田徑場。我擁有過無數次不用長跑的夢，可當夢醒時分，我只能選擇面對殘酷的現實。

工業革命筆記

序 消失

它們就快要消失了。

每天都有無數的工業區倒下，並有無數的商務樓拔地而起。

你說，中山是一座工業城市，對吧。

我沉默不語。

一 我的生活 河流的祕密

我的生活像一條河流，清澈透明卻隱藏著許多祕密。它倒映著天空，卻只模糊地描上輪廓而忘記填上色彩，它倒映著樹木，卻只粗略地記錄畫面而忽視動作的存在。陽光透過它，讓人分不清它的深淺，微風掠過它，讓人看不清它的內外。當然，我也通過它，慢慢瞭解自己的人生。

時光飛逝，轉眼我已成為高中生，於是高考由傳說逐漸演變成現實進入我的視野。相比以前，我擁有想像的自由，卻身處絕望的空間。作業海中泛舟，功課空中翱翔。隨著學習壓力的增大，躺在床上時間越來越少，趴在課桌上的時間越來越多。從前我可以感受黑暗並且迎接光明，而如今僅剩前者。

在日益現代化的校園裏，高大明亮的教學樓如同溫室大棚，培育著我們這些新鮮蔬菜運往全國各地乃至出口。而夾縫中生存的野花草，在枯黃衰敗之際仿佛也在言說自己悲慘的命運。每當春末夏初，季風帶來的暴雨企圖洗刷整座城市的罪惡，而人類卻逃避到鋼筋水泥中安然自得。此時鉛灰色的雲翻滾著，而我卻覺得那是在無眠的夜晚裏沉重的嘆息。它來自草原，來自海洋，來自世界的盡頭。

我又想起了遙遠的工業革命。

二 我的童話 布魯諾與德維特

布魯諾是一隻貓，德維特是一隻狗。牠們有著完全不同的長相和出身，卻都慘遭被遺棄的命運。某一天牠們相遇了，從開始時的水火不容，見面就打，到後來的彼此瞭解，惺惺相惜。

可牠們畢竟是天生的對手，過於親密難免遭來同類的白眼。帶著渺茫的希望，布魯諾和德維特試圖說服牠們的同類。但一隻貓的力量敵不過一千隻貓，一隻狗的力量敵不過一千隻狗。在聲勢浩大的反對聲中，牠們分開了。

上帝創造我們，也將毀滅我們。有時我們無力改變現實，甚至無力改變自己。

終 末日

末日降臨的前一秒，我們像往常一樣。

安靜地行走，安靜地呼吸。

然後，巨大的爆炸聲響起。

我們被黑暗佔據，在宇宙中長眠。

麥田

第一次相遇是在夢中的麥田。

我疾走在草尖上，恍惚間我來到一片沉寂的麥田，深邃而遼闊。寒月如水，風乍起，吹來陣陣稻香。遠處的小山坡上，零星的幾棵榕樹孤零零地聳立著，一切靜得不能再靜。我佇立在幽波蕩漾的湖水旁，腦海裏似乎還徘徊於昨天，躊躇於明天。

經不起殘酷的考驗，片片枯葉飄落。我卻覺得周圍氣氛有些奇怪，總感到有什麼在我身後，轉頭望去，他不知何時又悄無聲息地來到。「你來做什麼？」又是這個讓我聽到厭煩的問題。「我只是順路來看，不必在意。」我坦然一笑。

同一片月華下的陰涼，同一片守望者的天空，你和我似乎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遊走。

「記得上一次開運動會時，你忙碌完送新聞的任務後，便躲在一隱蔽處，手拿一枝筆寫著《天空隨想》，感嘆歲月的流逝。剛好在這個時候，我無意間闖入這片平時沒來過的地方，你和我都嚇一跳：你驚於千辛萬苦找到的死角居然被人發現，我驚於在這個誰都懶得來的地方居然還有人。相視一笑，我們便聊起自己，進而瞭解到兩人的生活經歷竟是如此相似。隨後微笑，傷心，憂鬱……幾乎所有的表情都在那時寫在臉上。這時我才發現，遇見知心的人，只是一瞬間的事。」

「也許是吧，那時的我很孤單，無論怎樣努力，都沒能從小學紛雜回憶的陰影中走出來。總想躲在空間極窄的角落裏，望著那天空，我的心仿佛看見青鳥飛過。此時，鐵門嘭的一聲被踢開，闖入了個陌生人。我當時實在有些不知所措，呆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半天才回過神來。你卻主動和我溝通，打破了尷尬的氣氛，讓我在中學第一次得到真正的友誼，恐怕這是我記憶猶新的原因。」

「偶然不是必然，我們最終還是分開，各自奔天涯，人生也開始轉向不同的軌跡。也許生命是一條河，我們只是船夫。既然曾經喧鬧繁華的碼頭可能被閒置，曾經人來人往的驛站可能被冷落，那麼船夫呢？茫然過後他們又該去往何處？有的選擇停留等待轉機，有的選擇離開謀求生路，有的堅定不移，有的隨波逐流。但這些只是偶然，必然的是他們會分開，流散。」

我沉默，無言以對。

月漸暗，風起高，相望最後一眼，離開。

第二次相遇是在現實中的十字路口。

或許是命運的安排，我與你相遇在一個不知名的十字路口。你驚詫，我無奈，寒風依舊吹，吹得我心冷如霜。紅燈還在眼前不斷地閃爍，等待那一刻的到來。

倒計時五十秒，我想起開學第一天時的情況。你安靜地坐在那裏，聽老師講一些無關緊要的綱領，淺淺的微笑透出你沉穩自定的品質，也讓我在你身上懂得很多。

倒計時四十秒，我想起第一次考試失利後你那落寞的神情。外表看似堅強，內心卻備受煎熬，想去安慰你又怕說錯話。只能在背後默默注視著，希望能給你力量。

倒計時三十秒，我想起上體育課時你在樹蔭下的身影。陽光透過樹葉零碎地撒在你的周圍，你仰望那藍得高遠的天空，似乎想從這繁雜的瑣事中走出，走到屬於你的世界。

倒計時二十秒，我想起秋天的第一棵楓樹凋零。夜空黑到極致，我坐在窗前，思念早已飄出千里之外。想起一切，在心底默默安慰自己：讓夢回到原點，然後一切都不復存在。

「十，九，八……」我再也無法控制自己，轉身便跑出這裏，逃離數不清的憂傷。直到一束綠光從身後擦肩而過，猛得回頭遙望，空空如也。

原來，在相同的時刻，你和我做出相同的選擇。
終於，在那個十字路口，你向左，我向右。

夢就是夢，現實就是現實，這點無法改變也無力改變，有人可能早已心知肚明。

校園格言

窗外，景物飛逝。窗內，悄無聲息。

哭過，笑過，累過，痛過，真實地感受生命過。

如今，卻只能在心中暗自悲傷。

「上學快遲到了，起床。」

「秋遊的費用明天要交，千萬不能忘。」

「作業做完了嗎？語文，數學，英語……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我的大腦每天都要備受這些過量信息的干擾，無論是有用的無用的，重要的不重要的，幾乎是在同一時刻不請自來。於是正做著數學題時，突然想起昨天看的一則幽默，答案就很快被加工成「小明上學需要笑兩小時」。正做著政治題時，突然想起昨天看的一集電視劇，答案就被加工成「交往的第一點要求就是心平氣和地與父母一哭二鬧三上吊」。何時，這種思維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常望見黑夜，想起獨自一人在樓頂上扔紙飛機，看著樓下匆忙的人群，一葉知秋，感慨世態炎涼。常望

見藍天，想起獨自一人在雙杠上思苦哲理，看著杠下匆忙的人群，一梅解冬，感慨變化無常。這也許就是人生吧，可歎的人生。

體育課上，籃球飛舞，我卻只能在一旁觀望。場地隨人分成三塊，東西兩旁都是專業型選手比賽，只有中間的那堆人閒著無聊隨便打，水準自然參差不齊。暴力的，走秀的，打飛機的……全一哄而上，畫面也就隨之豐富多彩了。有的三十分鐘一球未進，觀眾噓聲一片，有的只顧自己風光不顧團隊合作，觀眾唾罵不止，更有甚者抱著球滿場跑，不知是誰便問：「你是在玩籃球還是在玩橄欖球啊？」

生活恰如一部悲喜劇，快樂是我的外表，憂傷才是我的靈魂。

夏星夜

我們的人生，共同交匯在夏至那天。

夏至是什麼時候呢？或許沒有人會在意這個日子。但對於「寒星」和「迷夜」來說，它的特殊足以令人難忘。

「寒星」進入聊天室時已是凌晨兩點，外面的世界早被沉重的黑所覆蓋。他喜歡這種孤獨，因為他覺得只有這樣才可以尋回迷失的自我。小時候，他曾想過有一天，當他變成一棵挺拔的樹時，便能觸碰到寶石般的遙遠天空。長大後，現實中的殘酷讓他扼腕，可隨後樂觀主義又將他拯救。年少時的夢想，似乎真的是一個和諧的音符。如今在世界的大舞臺上，他帶著燦爛笑容，踩著憂傷的步伐優雅走來。應該沒有誰能夠讀懂他。他就像在江南流浪的俠客。

忽然之間，他發現一個名叫「迷夜」的頭像閃動著，連忙打開對話框。

這麼晚了，你怎麼還在？

你為什麼在，我就為什麼在。

你……是不是覺得，現在的生活並不如你所願，所以才來這裏放鬆？

你怎麼知道？算了，下次再聊。

幾番對話之後，「寒星」一下子被這名奇怪而有趣的網友吸引住了：難道他有著和自己相似的經歷？抑或是相遇只是一次偶然？「寒星」實在搞不懂這個人，還想問些什麼他卻下線了，並在接下來的幾天裏神祕失蹤，「寒星」也漸漸把他遺忘。

「寒星」今天又受刺激了。

今天上體育課時，一千米的長跑考試又「光榮」地名列倒數第三。他習慣了競技場上的失落，倒也不太在意，但要真這樣也就罷了。在他還氣喘如牛時，偏偏就聽到別人不冷不熱的嘲諷：「瞧他長得人高馬大的，咋一跑起來就像快死了呢？」

「寒星」憤怒地拂袖而去。

心中陰暗而扭曲的荊棘，在長期怨恨與不甘的澆灌下破土而出。

但又能怎樣呢？

別人可以無視他，就像他同樣可以無視別人一樣。

「迷夜」回到家中時已經很晚，燈都未打開，倒頭就睡。之後便進入沉甸甸的夢鄉，恨不能就此長眠。

他的生活永遠都是忙碌、疲憊、機械，像統一加工商品的流水線。

每天早出晚歸，披星戴月。在學校裏身兼數職，往返於各大教學樓之間，永遠掛著勝利者該有的微笑和從容出席各種公開場合。業餘時間參加著讓人眼花繚亂的輔導班，講臺上的老師唾沫飛濺，他在底下認真地聽講和做筆記。在家從沒做過家務，也幾乎沒與父母交流過，因為僅剩的五個小時連覺都睡不好。

在所有人眼裏，他是一個神。

可他們看不見的，是他心中渴望的自由，以及他無奈的嘆息。

這是我想過的生活嗎？

「迷夜」最近幾天都沒上網，並不是他不想，而是他實在是太累了。各科競賽不約而同接踵而來。每位老師的眼裏燃燒起熊熊火焰，將全部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他現在就像是一隻飛速旋轉的陀螺。

有時，他會想起前些天遇見的網友「寒星」，到現在他還是不明白為什麼隔著電腦屏幕，別人還能把他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在他看來，這簡直就是不可思議，因為他身邊的人都很難理解他的想法。

我們能見個面嗎？

這是網上交談半個多月以來，「迷夜」第一次提出的建議。他覺得對方生活在另一個真實得觸手可及的時空裏，似乎能通過腦電波看透自己。無論如何，他都想認識對方，哪怕只見一次面。

見面的那天是一個雨天，悲鳴迴響，震破蒼穹。

「寒星」坐在公園的長椅上，蜷縮在傘裏。路人匆忙的腳步，以及不時投來驚詫和疑惑的目光，他都不在意。他只是用反復看錶的方式來緩解焦慮的心情。遠處，被淡淡的光拉長的人影，漸漸清晰起來……

「你，就是寒星？」

「是。怎麼，不像嗎？」

「我還以為你會和我一樣。」

「我和你有什麼不一樣嗎？」

「要說的話，我是那種追求速度的人，而你看起來很平靜。」

「那又怎樣？」

「過著兩種不同生活的人，為什麼也能成為知己？」

「我還想問你呢。」

兩個小時的漫長對話中，雙方從開始的質問，到後來的無所不談。感嘆著人生難，還發現他們的童年，居然是在同一個鄉村度過。

「我快走了，你還有什麼要問的就趕快問吧。」

問什麼？

青春嗎？年少嗎？還是現在瀰漫於頭頂的鉛色雲朵？

不用再提了吧。因為它們每天都隨著心臟跳動，如細流般在出海口緩慢前行匯成汪洋，成就壯闊的风景線。

「那就……再見。」

他們最終融入濃霧，直到互相看不見對方。

他，我好像在哪裏見過？

兩個人都這樣想。

或許，這是幻覺吧。

「寒星」那晚睡得很好，他夢見自己五歲時站在廣袤的麥田深處，飛快地摺出一架又一架紙飛機。遠方灰藍色的天空顯現出魚肚白，星輝逐漸黯淡。清晨的陽光越過山崗，普照在他稚嫩的臉龐上。那時的他從不害怕別人嘲笑的神情，永遠想要用心守護自己所珍惜的事物。漫不經心的牧童不時拿起笛子，把陣陣清風吹得悠長。黑夜覆蓋白天，白天覆蓋黑夜。不知不覺，拆遷和擴建的浪潮淹沒了這裏，他也走過一生最值得回憶的驛站。

「迷夜」那晚也睡得很好，他夢見自己五歲時住在姥姥家，和小夥伴們捉蚰蚩，放風箏，在稻香裏奔跑。路旁人們溫和的微笑，鳥兒在電線上的低言細語，四處都是刻下來的幸福時光。他蹦跳著走過鄉間小道，在拐彎處忽然被同樣頑皮的小男孩撞倒在地。試探性地摸摸對方的頭，又當什麼事都沒發生，各顧各地走開了。他們多想站在遺忘的彼岸，追尋夢開始的地方。

五歲那年，相遇在十字路口的他們，並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窗外，是知了孤楚而淒厲的叫聲。
夏至，終於來臨。

悲傷遠颺

從何時起？漸漸習慣這漫長的孤單。
城市裏永遠看不清的霧靄，幻化成海洋，將你我淹沒。
日日夜夜，每時每刻，狂想曲的旋律從高空掠過，企圖掩蓋繁雜而迷茫的心音。
往事刺痛過每一個人。

藍，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等待著黎明前的黑暗……

夕陽的橘光漫過這間不大的鋼琴房。

藍埋著頭，緩緩地演奏著在楓的葬禮上唱過的挽歌，每個音符撞擊著內心最柔軟的地方。

空氣裏彌漫的是沉浮中的塵埃，星辰般閃閃發亮。

沒有任何預兆。他突然雙手砸向琴鍵，「咣咣」如驚雷般，發出不和諧的聲響。

世界末日般安靜而絕望的氣息。

「為什麼到現在，我還是忘不了妳？」

時光之輪又轉到一年前。

那是一個熾熱的夏天，陽光融化糖果的味道，花和草的清香撲面而來。楓和藍這對青梅竹馬去了一個不知名的小村莊。

「藍，你說怎麼等這麼久，還是沒有星星掉下來呢？」

「楓，別那麼幼稚好不好？大不了我用火箭把它們打下來啊。」

「你真無聊，人家不過是想許個願望。」

「就為這個？不會吧。隨便弄個漂流瓶不就行了。害得我大半夜還得陪妳在陽臺上喝西北風。」

「不想來可以不來。我又沒……啊，流星。」

楓面對著劃過的軌跡，雙手合十，虔誠地許下願望。

「楓，妳許得是什麼願望啊？」

「不說，不說，不說。說出來就沒意思了。」

「我才不想知道。」說完藍便把頭扭過去。

螢火的光芒在遠處飄蕩，樹上的知了譜寫著樂曲。十六歲，他們帶著最後一縷童真走過。

楓一直覺得，冗長的夏天是一年裏最浪漫的時光，這和某個人有關。

藍一直覺得，落葉的秋天是一年裏最快樂的時光，這和某個人有關。

兩個人都覺得，這個深埋在心底的祕密，一定要等到最恰當的機會，用最經典的方式表達出來。

但那時的他們還是被這個時代寵倖的孩子，不懂暴風雨的殘酷無情。

但那時的他們沒有想到，有一天他們之間的距離，會變得比天和地還要遙遠。

藍，晚安，明天見。

楓在藍快睡著時，發來一條新的短信。

藍沒有想到，這竟是楓最後的遺言。

「昨天晚上九點，在本市某中學內發生一起學生跳樓自殺事件。自殺者名為楓，是該校高二年級學生。自殺原因還在調查中。圖為現場拍到的死者的畫面。死者今年剛滿十七歲。據悉，近年來未成年人自殺事件頻頻發生，此類問題已經引起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藍是在第二天吃早餐時偶然聽見的。

電視上的楓，身穿著雪白的衣服，倒在一片血泊中，坦然的笑容令他愕然。

不是他，不是他，他沒有理由自殺的。藍不斷地欺騙自己，假裝自己什麼都沒看到也沒聽到。

但鏡頭中的……

他瘋了一樣衝出家門，騎著自行車，飛快地往學校駛去。

學校周圍被警方封鎖起來，紅藍色的光亮顯得特別耀眼。所有被阻擋在門口的學生指指點點，不斷揣測著裏面的情況。藍看到楓蓋著白布被人用擔架抬上車後，無力的雙手抱頭，癱坐在地上。

「楓，不是說好以後要去過屬於我們的生活嗎？妳為什麼要先走。」他失聲痛哭。

藍感覺到，此刻他的內心裏，流淌著悲傷與寂靜的巨大河流。整個世界以默片的形式放映著，黑白混合，繪成世間百態。

楓自殺的原因，終於在藍畢業後被揭曉。

那天正好是楓的祭日，他的父母在校門口遞給他一封信，說：「這是女兒生前給我們的，說定一年後給你，誰知道……唉，我們都沒看過，你自己拆開來看看吧。」

藍感到有些驚訝，小心翼翼地拿出信紙，上面還帶有檸檬的清香。

藍：

當你看到這封信時，我已經離你而去。請原諒我的不辭而別，原諒我不能陪你過完漫長的人生。有一次我到醫院體檢時，查出骨癌晚期，醫生說已經沒有治癒的可能了。我首先想到父母，還有你。你知道後會怎樣呢？我不想離開你，可我也不想因為我的離開害了你。你是一個固執的人，我太瞭解了。

所以我選擇自殺這條路，儘管它非我所願。

把我遺忘，然後再去找一個自己喜歡的人。
再見。

楓

藍驀然發見，信的最後凹凸不平，被淚水打濕過。
難怪他……

「楓，妳怎麼這麼傻？」他喃喃自語。

收穫的季節裏，藍考上了理想的大學，即將告別自己的故鄉。
在走之前，他把之前和楓來過的地方，重訪了一遍。

高大的香樟樹，壯闊的藍天，隨著楓的離開黯然失色。
一切，物是人非。

火車徐徐開動，像是開啟了尋夢的道路。層層疊疊的山巒消失在視野中。
我無法忘記妳。

藍默默地唸道。
時間就在此停止吧，讓風帶著悲傷遠颺。

重生的逆流

你可曾有過相同的經歷？

在一座無名小城裏度過多年，當你因某種緣故離去之後再返回，發現它早就不是原來的樣子。歲月這把鋒利的刀刻下抹不去的傷痕。

你可曾有過絕望的童年？

世界正在翻天覆地，變幻莫測，別人的孩子也早早背起書包上學。而自己每天徘徊在邊緣，望著沉重的烏雲，以為它永遠都是這樣。

漏光之雨，在黃昏的盡頭斜斜地下。

傷城，追憶之處。

茗芝早晨在氤氳的霧氣中醒來，抬頭便看見屋簷下不停滴落的水珠，啪嗒啪嗒發出清脆的聲音，知道這又是一個雨世的來臨。

多少年以來，他就是這樣度過一個個不見天日的季節。他生於斯長於斯，父母在轟鳴聲中的夜晚將他遺棄之後便不知去向。他也從無到有，通過自己的認知瞭解一切。曾經激烈的戰爭使村裏的人背井離鄉，紛紛遷往此處。而當一切平靜之後，卻只道當時是尋常，世世代代定居下來，再也沒有出去過。外面的世界會是怎樣？每個人都時時想起這個問題。可明明離狹長的隧道不過十幾裏，沒人敢跨出一步。他們熟悉這裏的環境，害怕外面的現實生活會把他們長久以來形成的良好風俗習慣打破。

維持現狀，不是也很好嗎？

他們使用著解放前的破舊物品，明清時代的古樸傢俱。然後再慢慢發展手工業，過上了自給自足的生活。

茗芝路過私塾時，朗朗上口的《三字經》和《千字文》的讀書聲透過木質窗臺的間隙溢出。他捂住耳朵想要逃離，眼淚也不自覺流下。他渴望上學，渴望父母的關愛，渴望和其他人一樣擁有平凡的幸福。可他現在卻只能在救濟中度過漫長的童年。他不止一次看見背後的人指指點點，說三道四，流言在不大的村子裏傳得飛快。現實無情地傷害了他，世界瞬間將他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他沒有絲毫的力氣反抗，只能盡自己的努力保護那顆敏感脆弱的心。

他背著破舊的書包，一路跑上山頂，面對著這座小城鳴咽起來。他不理解為什麼別人輕易擁有的東西他卻要花費十倍甚至百倍的精力和時間才能擁有。

清晨的陽光微微透著些寒意。和煦的風拂過他的臉龐，像是在安慰著他。

茗芝拿出向私塾裏的老師借來的課本，一字一句對照著唸起來。他最大的夢想是以後要讓每個人都擁有幸福的童年，不管有沒有父母。

單純而天真的夢想。

天色漸漸明亮起來，連綿起伏的山脈和低矮的磚瓦房在他眼中變得清晰。縱橫交錯的土路上多了來往的人，他們彼此攀談，吵鬧聲叫賣聲匯成一片，形成空靈的巨響。烏雲從遙不可及的天邊順勢飄移，大規模的降雨時而不遠。

「妳在這裏做什麼？」巡山的老爺爺路過時問道。

「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可我好像很多餘。」茗芝無奈地自嘲道，眼裏還閃爍著淚光。

「妳怎麼會多餘呢？要不以後陪我一起巡山吧，總比一個人好。我還可以跟妳講許多往事。」

「真的？」他破涕為笑。

「那當然了。那些年外面正在打一場很激烈的戰役，這裏就成了我們的避難所。也許戰爭早就停止，但到現在也沒人離開過這裏。」

「你們為什麼不出去？如果出去不就能改變你們的生活嗎？」

「一切都不可預知，誰知道出去後會怎樣。妳還小，長大了妳自然會懂的。」他們在山上說了許久，一起度過短暫而快樂的時光。

凌晨時分，突如其來的大地震使一切不復存在。

夜籠罩著沉睡中的小城，地面毫無徵兆地開始劇烈搖晃。大部分的人穿著睡衣，還未清醒便被層層磚塊埋沒。茗芝驚恐地聽到不牢固的石屋發出將要崩塌的聲音，本能地拼命靠近牆角。屋頂上巨大的房梁倒下來，與其構成窄小的三角形空間。他意外地活了下來。

只是他不知道，這將會是改變他人生的新起點。

「據最新消息，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的邊界區剛剛發生七點六級大地震。專家勘測時意外發現，這是解放戰爭後一直未被發現的居民村落。由於長期的封閉，當地生產力發展水準較為落後。目前此次事故已造成大部分人死亡，唯一的倖存者正送往附近醫院搶救。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當茗芝輕輕睜開雙眼時，他早就在市中心醫院的病床上躺著。吊瓶裏的葡萄糖水一滴一滴隨著針管注射到血液，最終匯入心臟。四處彌漫著刺鼻的消毒水味。

這是哪兒？我為什麼會在這裏？

腦海裏除了那驚天動地的搖晃聲以及現在嗡嗡作響的雜音，一片空白。

周圍全是陌生的面孔，各種各樣的目光聚集在他身上，不時有閃光燈啪啪掠過。他感覺自己來到另一個世界，也許就是天堂。

而站在他旁邊的人群中，無論是醫生、護士、還是實習記者，都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當中：他們清楚地知道，由於石塊不慎砸到頭部，他患上了創傷性逆向失憶症。可該不該告訴他呢？是澄清所有事情的真相？還是保持沉默，讓他開始新的人生？

後來他還是被兩位好心人接到家中，他們幫他取了一個新名字，並和他們的孩子共同生活。他又擁有了他本該擁有的一切，成為每個在他身邊的人都為他感到驕傲的女孩。他遺忘了以前孤獨卑微的自己。

十年漸漸過去，如今的他是一名優秀的大學生。

一日，他被他們喊去。他看見他們嚴肅的面孔以及不容質疑的神情，心猛地一沉，不知自己做錯了什麼事。

「妳的身上有一個祕密，這些年我們一直瞞著妳。現在妳長大了，應該告訴妳了。」

「什麼祕密要等到現在？」

「其實我們並不是妳的親生父母。」

他驚訝得從椅子上跳起來。

「那誰是我的親生父母？」

「我們也不知道。十年前在某個偏遠地區發生過地震，妳是唯一的倖存者。我們覺得妳可憐，便把妳接過來了。」

「那……我能去看一下你們所說的那個地方嗎？」

「可以。但恐怕妳已經不記得了，估計到了那裏也不會讓妳想起什麼。」

他終於在十年後，以外來者的身份來到這裏。

地震發生後，儘管這個曾經的世外桃源讓許多人為之感嘆，但除救援之外似乎再沒有人來到這裏。

四處荒草叢生，物事人事隨風飄散。無論是清晨私塾悅耳動聽的讀書聲，中午市集熙熙攘攘的叫賣聲，還是黃昏路邊隱隱約約的議論聲。

斷壁殘垣描繪出人們在天災來臨時無助的叫喊，淋出暴風雨般的壯闊。

忽而，他想起一個久遠的名字，茗芝。

雨越下越大，遠山的綠變得更加青蔥。

曾經那個整天哭泣的女孩背著泛黃褪色的書包，與巡山的老爺爺暢談自己的人生理想，有時也會拿起竹笛吹奏出不成調的歌曲。

零散的回憶碎片重新拼合成過去。

而現在……

他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定：他想重建這座被廢棄的小城，重新找回失落的感覺。他在亂石堆中不停地查看，突然發現一張舊照片。上面的人正是他，而兩邊……

生命漸行漸遠，如日復一日流淌的小河。

但你以為它就不會掀起巨大的波瀾了嗎？

第三天，那兩位好心人在他們的手機第二十八次回應「您撥打的電話暫時無法接通，請稍後再撥」後報了警。警方到達後並沒有發現他，只看到一封被磚頭壓住，用透明塑膠布遮好的信。

爸爸媽媽：

當你們看到這封信時，我早就離開了。你們一定很奇怪我為什麼會這樣稱呼你們。在回到這裏之前，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將會發現一個驚天的祕密。我在四處尋找時發現一張多年以前的照片，是你們牽著我的手時拍下的，而背面則寫著「我們實在走投無路，請好心人幫忙」。

我想這一定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話了，多年以來的好心人竟然就是我的親生父母。你們以包容和憐憫的心態養育自己的孩子，還以為自己是個有愛心的人。結果呢？我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早已癒合的傷口又被人撕裂，流出暗紅色的血液。我只能說這就是我的宿命，我永遠無法擺脫的噩夢。我會離你們遠遠的，你們也別來找我。因為自從你們決定放棄我的那一刻起，便斷絕了我們之間的一切關係。

你們曾經的孩子 茗芝

「他，他怎麼可能……」

兩人都在默默地哭泣，心中無限悲涼。

天地之間有一種刺骨的寒冷，把這裏凍結成遼闊的冰原。

我們的黃金時代

春夏秋冬的交替，陰晴圓缺的蹉跎，見證時代的始末。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微不足道的六十年成就一個傳奇，像是沙粒裏閃閃發亮的珍珠。

爺爺出生的時候，中國還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建國時火樹銀花不夜天的喜悅，不久便被現實這把鋒利的刀所刺痛。饑寒交迫的人們，眼神中透出了希望和失望。爺爺居住的破舊磚瓦房不斷被凜冽的寒風侵襲，梁上的茅草也被捲入巨大的冰河中。爺爺提著土地改革後發下來的犁鎬，奮力地趕在初春之前播種，嘴裏還叨唸著：「這苦日子什麼時候能熬到頭啊。」豐年歉年全看老天爺的脾氣。之後的一五計畫，讓沉重的夜漸漸散發出黎明的曙光。他的年少映刻著土地的黑黃。

爸爸出生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匯聚成風起雲湧動亂不堪的風暴。大街小巷時常傳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剛結婚的小倆口飽含深情地朗讀語錄，眼眶中泛起激動的淚水。仿佛只是昆蟲振翅的瞬間，世界在他們眼裏轟塌成灰藍兩色。小麥誠可貴，大米價更高。若為革命故，兩者皆可拋。三分之二的勞動人民依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錯失發展，錯失機遇。父親把自己一生最寶貴的時光，獻給發展中最重大的失誤。他的年少映刻著鬥爭的鮮紅。

我出生的時候，一切都在書籍的翻頁聲和鼠標的點擊聲中變化。人們興奮地看到社會驚天動地的進步，感嘆共產黨理論上的成果終於開始與實踐相結合。小時候的我在還不知道什麼是義務教育時，背著書包就往學校跑去。後來又隨父母來到廣東，過著繁華耀眼的物質生活。每天都呼吸著排放物超標的空氣，吃著含添加劑的食物，望著被萬家燈火照亮的天空，至今還想著人生的下半輩子怎樣過。

三代人的成長見證六十年的變遷。但人類的瘋狂是難以想像的，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來看，可能某天報紙上登出「恐怖組織穿越時空潛逃出銀河系」的新聞我們都不會感到奇怪。我們都是微塵，通過陽光折射出自己的鋒芒。

創作手記

二零零九年五月廿三日

我也開始寫這種東西了，怎麼說呢？寫作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可能有件事我的初中同學都不知道：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我完全不會寫文章。哪怕是無名小卒寫出的狗屁不通的散文，也會詞窮地下意識回答好高深啊，現在的我應該會二話不說推薦給《最小說》上的作文教室。週日下午我會整理翻看兩年前的中學畢業回憶錄，每次都癡狂地從椅子上摔下來，差點沒笑出神經病。略感驚訝地想：我當年到底在幹什麼？

其實這樣的變化也不是無據可依，從小我的腦海就不斷冒出些奇怪的幻想。甚至能讓兩個風馬牛不相及，前生後世見不著一面的人，在某個鬼都懶得來的地方上演一幕幕悲歡離合的鬧劇：柯南與小丸子破奇案，金田一和小新追怪盜，所以想讓我把所有經歷過的人與事串燒起來基本不成問題。初二下學期是我寫作的轉捩點，

在此之前的文章都像是把散文詩中華麗精緻的語句拼湊而成，虛偽空洞沒有內涵，可能和我沒有太多的閱歷與表達思路有關。回憶總是美好而悲傷的，我沉湎於此不敢直視眼下。

《山城》的創作像是一種巧合，三月五日的第一次暴雨給了我靈感。我默默觀賞時突然想到：為什麼不寫一部像《小時代》那樣以城市變遷為背景的小說呢？但計畫永遠沒有變化快，不知何時我慢慢變成主角，範圍也漸漸縮小到自己的生活圈子。紀實的部分太強而沒有可讀性，生活中的無數片段胡亂堆砌，可謂「往事不堪回首」。隨著時間的推移，可寫的東西所剩無幾，它變成了一座墓碑。

有許多的事你並不知曉，有許多的人你並不瞭解。

二零零九年五月廿五日

《聽見的風景》（山寨盧麗莉的作文標題）

題記：在你的一生中，有許多看見的、聽見的、無處不在的風景。下雨時墨灰色的天空，抑或是烈日下遼遠的麥田。那些人和事，無論快樂或悲傷，都描繪成了波瀾壯闊的畫卷。

聲音片段：鳥兒拍打翅膀的撲騰聲和風拂過樹葉的沙沙聲，在一片夜色中顯得十分詭異恐怖……雨聲從遙遠的雲朵後傳來，從耳畔掠過，而後泥土濕潤，樹木生長。偶爾也會聽到隔壁人家微弱的電視聲和交談聲，窗前剛起的大樓不分晝夜的打樁聲，映襯著周圍的暮色四合……潮汐起伏出海的聲音，舒緩的鋼琴曲隨風吹來，流沙在夕陽的照耀下格外溫暖。夢境陷入現實，夏天漸漸頻繁的蟬鳴，像海浪那樣廣闊而密集，隨後重重地席捲而去。你聽見了嗎？鋪天蓋地的聲音化開的風景。

環境心理片段：而現在，巨大的招牌和刺眼的霓虹燈把這座城市裝點得更加華麗。路人不時用冷漠而奇怪的目光打量著……他從未感到害怕，即使不久前自己與無盡的黑暗對峙……夢裏五彩絢麗的幻想會在第二天醒來時煙消雲散，初升的太陽灑下明媚的光……天還沒全亮，濕潤的霧氣絮繞在身邊，遠方星點的燈火依舊閃爍。

後記：以後漫長的歲月裏，時間會一點點改變之前不可頑抗的人生軌跡。相愛變成分離，曾經變成回憶，口琴積上風沙，名字刻上石碑。讓我們相知相識，共同走向盛大而光明的終點。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日

地理生物的中考一過，日子便空虛到沸騰。回首時感覺做了一個好長的夢，夢醒就看見頭頂上永遠藍不透的天空。記得在許多個夜晚裏，每當我睡不著、寫不出作品或者不想做更多作業時，便坐在桌子上仰視夜空發呆。大片大片覆蓋著的暖色，像鬼斧神工的畫匠精心調配的顏料隨意潑灑，更像宇宙深處數千支點燃的火把在焚

燒。毫無規律的風聲是暴雨來襲的序曲，而當它愈發震響時，水滴從天而降沖刷著玻璃，遠遠地透光看像弄髒的油彩。那時的我在想，我的人生何去何從。

小學

草綠色的練習本上填滿稚嫩的詩歌。

夏秋換季時，面對風扇和涼席的不捨。

放學鈴響後，嘻嘻哈哈的幽默玩笑和課堂趣聞。

它們凝聚成我童年生活的記憶，在陽光照不到的角落裏佈滿塵埃。

初中

學業上的焦頭爛額，以至於根本無暇顧及同學之間的關係。

追求和堅定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為喝奶茶還是喝咖啡而考慮。

思維的巨變，情感的表達，閱讀量的大大提高。

它們像沉睡了十幾年的蟬，在破土而出的最後一個夏天唱起歌謠。然後隨時間的流逝腐朽，留下空殼。曾經的璀璨星河，化作銀白色的霧氣，在最高處熠熠生輝。偶爾畫龍點睛的一筆，便是滑落的流星。

夏天是個怎樣的季節

夏天是看星星的季節，可是我望著天好久也沒找到。

夏天是曬太陽的季節，可是在全球變暖的今天我只能躲進空調房裏避暑。

夏天是暴風雨的季節，整座城市在喧囂中沉默。

夏天是偶像劇的季節，或喜或悲或浪漫或搞笑。

在夏天裏，有著無數愛情小說中描寫的情節。男生長得帥又有錢，是龐大家業的繼承人，女生找到這樣的男生然後一輩子吃喝不用愁。兩人相遇時，可能是在校園裏誤打誤撞，可能是在咖啡店裏華麗邂逅。他們穿著彰顯個性的衣服，周圍的環境一定很好。因為多情的太陽不是染紅半邊天，就是映綠整棵樹。中間即使經歷絕症或是失憶的老套橋段，也會最終擁有幸福，世界大同。

然而這畢竟是創作者們一廂情願的幻想，現實生活當中的御宅族多到數不清。宅男在家昏天黑地地打電腦遊戲，餓就吃泡面渴就喝可樂。宅女在家興致勃勃地聊天，討論著最熱門的動漫和以不變應萬變的肥皂劇。同樣真實的世界裏，考上好大學找到好工作比什麼都重要。大家都拼命去鑽研課本知識，無暇顧及身邊可有可無的陌生人，畢竟目前靠自身努力改變人生才是最正確的選擇。

至於我，應該是懶羊羊和慢羊羊的結合體。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感嘆「人生啊，如夢啊」。如果實在無聊，就直接用睡覺來打發。雖說被窩是青春的墳墓，但我的生命似乎沒有存在感。

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開始其實是聽到東方神起的歌，特別的夏日氣息讓我難以忘懷。只是我與它的相逢來得有些晚，是偶爾調到音樂電臺才知道的。

生活 自從另一個我無意間闖入我的生命，就再也沒有離開過

這個暑假我過得並不愉快，心裏總是惦記著期末考試的失利。開始的幾天都像音速小子不分白天黑夜趕作業，使我那些天看起來像剛從神經病院裏跑出來的瘋子。最誇張的一次，是想用整晚練四十版的字，結果直到凌晨五點才停筆。渾渾噩噩地倒在床上昏睡過去，無意間夢到自己中考體育考了零分，大喊大叫地驚醒過來，一看錶是早上七點。想想自己應該是睡不著，帶著通紅的雙眼，抽泣著去衛生間刷牙洗臉。

我漸漸變成另一個我不認識的我，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這並不是考試帶來的失落，而是沸騰過後的空虛。我曾嘗試用大量的學習時間來填補，可我還是沒能走出陰影。甚至有時候我會問自己：「我到底在做什麼？」

看電視時換完頻道卻沒有一個節目感興趣，上網時只是偶爾流覽博客或觀賞每週一次的柯南，更多還是面對空蕩一片的文檔敲不出一個字。之前的我無論做任何事都有條有理，至少是充滿幹勁。那時的生活像是《武林外傳》裏的搞笑臺詞或是《家有兒女》中的幽默對白，只要一個套路就可以演得繪聲繪色。而不知何時它變成深不可測的黑洞或是編錯程式的時光機，每走一步都有無限可能，而每一步恰好決定我以後的人生方向。

是否如級長所言，我的思維已提前進入老年期。似夕陽絢麗，但將要殘酷消失於遠方？我的人生像開口向下的拋物線：獨自行走過漫長的低谷，越接近成功越能感到它的短暫。可我並不想這樣，我仍希望能像當初那樣平靜，滿意度過一生就好。

回憶 所有的喜悅都譜寫成詩，所有的悲傷都逆流成河

說起回憶，它的確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想起初一無限懷念小學歲月時的畫面，覺得還有些陌生。轉瞬間初二飛馳而過，學校也將除舊迎新。其實最初是想盡量多記錄以免日後遺忘，但時間的力量巨大而可怕。現在我最清楚的，不過是初一上學期新同學相處的片斷。它們零碎地堆在腦海深處，等待著被人重新拾起的時刻。

那是多麼溫暖而雷動人心。

從同學的嘲笑，到朋友的背棄。一切都發生得如此迅疾，仿佛剛剛如夢初醒。難道我給人印象就那麼差嗎？（遠方傳來陣陣呼喊：不是一般的差，那是相當的差。）蔣某人應該是我心中抹不去的傷痕，剛上初中我們還會互相打招呼，討論彼此的想法。而現在見面連微笑都很尷尬，我永遠都無法忘記第一次期中考試在講臺上宣讀目標時他給予我的掌聲。

一切都停留在漫長的時間軸裏，再也不可能重演。

我忽然發現，曾經的自己是多麼的可笑、無知、自私、不懂人情世故。總習慣以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問題，等別人適應自己，卻從不顧及他人。在別人認真學習時用嘮叨來打擾，在別人請教問題時用沉默來回應。明知體育是弱項也是中科目，還想用自我安慰來掩飾，明知主科成績下滑將影響到期中期末的考評，可漸漸假裝無視或歸為正常。

終於，一年前自負地說過「自己做錯事從來不後悔」的自己，現在已開始後悔這句話。五花八門的壓力接踵而至，令我不堪重負。尋求幫助卻無人應答，因為當時根本沒有交過真正的朋友。我才發現自己如此的幼稚，當初自以為是的種種行徑，成就了現在的惡果。

我打電話聊天時問過小學同學：「你覺得以前的我怎樣？現在又給你什麼印象？這很重要。」他回答：「問題不該先問你自己嗎？你熱愛文學，又懂得描寫生活中不易把握的細微之處。化瞬間為永恆的人，看待世界本來會更透徹，可你總比別人慢半拍才能瞭解。你知道嗎？原來的你很討厭，身處集體卻把人拒之門外甚至冷眼相看，當同學面對難以接受的成績時你會洋洋自得甚至大聲嘲笑。你不認為這是錯誤，是的，現有的教育體制下你無懈可擊。但進入社會時你會發現，原有的自卑被年少輕狂所覆蓋，曾經的自以為是到後來會多麼可怕。」

後來我把這件事告訴另一個小學同學，他對我說：「感謝上帝吧，至少現在還有人對你說那些話，我才懶得說。」我想起王小立寫的《任憑這空虛沸騰》中一句特別經典的話：「世界上總有一些人，年少時熱愛唧唧歪歪，成年後又因此而自覺需要懺悔。逮著機會便愛搬出道理，朝和過去的自己大同小異的人義正嚴詞，但說穿了，還是唧唧歪歪。」我覺得我現在的處境特別符合這句話的內涵。

夏天是個怎樣的季節，不同的人心中有不同的想法。

但夏天永遠是夏天，是我最愛的季節。

酷評一：耳畔依舊迴響著《快樂女聲》節目中清澈嘹亮的歌聲，窗外城市的舞臺演出隨零點鐘聲的敲響告一段落。風安撫著熄滅的燈火，填補著寂靜的夜空。手

錶滴答滴答的迴聲是夏日的進行曲。青春的歲月，淺淺的微笑，在無形之中寫下似水年華。整個地球的愛與悲傷洶湧澎湃，時代的脈搏錚錚作響。

酷評二：音樂的夢想，就是夢想中的音樂。

酷評三：《幻城》的冰雪童話、《大地之燈》的人性之美、《西決》的家庭悲劇、《塵埃星球》的兄弟情誼……你或許並不瞭解那麼大的構想是如何在作者手中妙筆生花，但至少可以得到價值與思想的轉變。

隔窗聽雨

我獨自坐在窗前，只是這麼坐著。外面的雨一直在下，嘩啦啦像是夜空裏的銀河滴落的星星，無窮無盡。電視上剛好有播天氣預報，聽說八月初可能要來兩次颱風，同時帶來大面積降水，整座中山城將籠罩在一片水霧之中。我想，許多年前同樣居住在這裏的人們，穿越在大小衚衕之間，一定感受著不一樣的閒適與自由。而目前我站在陽臺上，細數自己的那些不會輕易袒露在別人面前的過往。

《空城》的創作耽擱了一段時間。因為第一章寫到四千五百字時已經感到力不從心，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大的能力駕馭這種描寫城市的史詩般的長篇小說。至於這個最特殊的夏天，我的靈感雖然時有時無，但我仍把它們記錄在藍色的新筆記本上，並最終通宵寫完。十九段精心編排的文字是十九個泉眼不斷湧出的泉水，足以在炎熱的天氣裏給予難得的清涼。

《詩經》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在七月，幾乎尋不到雨水的蹤跡。深夜時氣溫降到最低，卻只能待在空調房才能安然入睡。把自己封閉在狹小空間裏，宜人的氣溫總是讓你想像不到與外面世界的阻隔是多麼遙遠。我常在晚上睡不著時爬起來望著變化多端的天空。碩大五彩的積雨雲以不同的形態充當著主角，城市的燈光隨時間的流逝一點一點黯淡下去，直到天空的顏色由墨黑變成冰藍再變成蒼白。某個科學調查曾說，由於城市的光源汙染嚴重，最黑暗的天空出現在凌晨兩點左右。這讓我想起有幾次我趕作業或寫文到深夜，都與這個時間點擦肩而過。

我一直覺得，沉寂的夜空是我最好的伴侶。十二點泡一杯香濃的咖啡，在桌面上飄散著悠然的香味。直到天空慢慢變亮，空氣漸漸變涼。此時如果還能下點細碎的小雨（當然不是大暴雨），顯現出隔窗聽雨的意境，一切就如同世界最初的溫暖。

聽我說了那麼多無聊的話，是否想嘗試這一種別樣的感覺？其實，通宵並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因為人往往不是因為耐不住睡意，而是壓抑不住空虛。如果你經歷過如下的幾個情景，你一定會懂得。

坐火車時聽著單調重複的鐵軌聲，心裏覺得煩躁。

上網時找不到感興趣的訊息，思來想去乾脆倒頭就睡。走路時迷迷糊糊半夢半醒，莫名其妙去到陌生的地方。

忽然某天的某時某刻，對目前的處境感到害怕。

其實每個人都有私人空間，拒絕別人的不合理闖入，但又希望別人在不進入的前提下就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與想法。對我來說每天都會有無數的想法湧入我的腦海，可我無法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完整。譬如現在深夜裏往筆記本電腦上打字的我，心想著無趣卻又閒適的生活即將過去。

是何時？我放棄對自己學習內容與能力上的提高和加強，習慣通過逃避來解決一切問題。《悲傷逆流成河》在我的手中反反覆復的翻閱，想像著裏面的人物在面臨挫折時的做法和心理活動，再拿兩年前的閱讀心情與現在做對比。突然發現白天並不在意的事情，到晚上就會變得異常可怕。例如自己沉重的心跳，現在播放著的音樂的節拍，還有一年後自己將要面對的中考。

你或許不知道我現在坐在電腦前的心情。說不上喜悅，更談不上激動。只覺得自己在無數夢境裏相遇的畫面，被短暫地搬回現實舞臺。我一直期待著可以利用晚上的時間，看小說喝咖啡寫散文聽音樂，直到太陽露出可愛的笑臉。可惜次次落空，不是因為愛睡懶覺，就是學業太忙，根本無暇顧及。而從現在開始度過五個小時，就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

八月的到來讓我有機會擁有私人空間。因為只要最高氣溫出現在這個時間段裏，就可以增加開空調的次數，構成相對的隱蔽。而父母買了新的筆記本電腦，舊的就暫時放在我房間裏。雖然不能上網，但可以成為我展現寫作才華的新天地。星星點點的巧合，讓我有機會在現在分享自己的生活。

其實天亮不過是幾分鐘，可曇花一現的景觀更讓人覺得難得可貴。七月二十二日長江流域的日全食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全體中國人對這次天文奇觀的熱烈追捧讓我有些意外。直至真正親眼通過電視直播看到，才恍然大悟明白天長地久永遠沒有曾經擁有來得驚心動魄。

本來寫完《空城》和《夏天是個怎樣的季節》就打算停一段時間的筆，但心中總覺得不寫東西很久很久以後就再也找不回丟失的記憶，所以依舊沒有停止流水帳一樣的扯談。那就來聊一下八月九日上午十點到下午兩點的趣味經歷：

那天，強烈的陽光通過塊狀雲朵的縫隙射向地面，照亮許多大小不一的水窪。一切回歸到夏日的常態。潮濕的季風像匆匆的過客，揮之即來呼之即去，不留下一點讓人懷念的痕跡。我照著媽媽的要求帶著剛從老家來到中山的表哥逛公園，首先是沿著中山三路轉興中道到孫文公園。

這應該算是年代比較久遠的公園，多年來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記得上次他看到的是晚上的景色，孫中山的雕像那時在夜空的映照下格外的高大，於是這次便迫不及待地帶他來到後面的香山。興奮的是在雨熱同期的條件下，花草樹木都相當的繁茂。可失望的是水簾洞的水不知為什麼停掉，只剩下一個空蕩蕩的山洞。而且除了來野餐的家庭和來散步的老人外幾乎無人光顧，顯得格外冷清。

接下來，我們沿著興中道轉中山四路走到中山五路的紫馬嶺公園。記得上次來是在五年前，唸小學四年級的我和父母路過這裏時順便逛逛。而現在的它被人拆掉圍欄，重新翻修了一遍。從東門進去之後才發現是「新瓶裝舊酒」，沒什麼最近開發的項目，也同樣顯得冷清。曾經嬉鬧喧嘩人頭攢動的遊樂設施佈滿了塵埃和蜘蛛網，限載十人的過山車在僅有一人的情況下就開動起來。工作人員滿臉都是時光之箭劃過的痕跡，甚至你能聽見他們發出意味深長的嘆息。

既然沒有新花樣，就自己去探尋意外的驚喜。我們在一座小山包上發現了氣象觀測站，還跑上整個公園的最高峰發現了電力輸送總站和我家二十三樓的陽臺上可視範圍內最遠的亭子。出南門之後是博愛六路，對面剛好是新建的會展中心。好奇心強的我通過地下通道跑過去看，結果龐大的建築物裏空無一人，比剛才光顧的兩個公園還要冷清。

無奈只好沿路一直走到博愛四路，這一段路程是無比艱難的。寬闊的馬路上見不到一個人，汽車十分稀少並且行駛速度很快，頗有城鄉結合部的感覺。而在炎熱的氣候下，卻沒有任何事物能夠給我們遮蔭。我們回到家以後，發現後頸被嚴重灼傷，腳底磨出水泡，裸露的皮膚明顯變黑，算是這次體驗帶來的深刻記憶。

是不是很無聊呢？可這是我這個月以來唯一覺得比較有意思的事情。接下來就是體育鍛煉，關於這件事我不想提太多，畢竟每個人都不願反復回想自己的「短板」。

第一次去體育場時，天空中灰色的雲朵不停翻滾，時不時還下小雨。下午四點半。我在舒適的環境中輕鬆完成自己的目標。但接下來颱風一路向北，心裏有些不安。第二次去體育場時，萬里晴空，太陽光刺得人張不開眼。下午三點。我在跑道上拼命飛奔，撲面而來的是暴曬後散發出的塑膠味。寥寥數人分散各處，基本都躲在樹蔭下乘涼。這時我才領會到「生命在於運動」的真諦。休息時，世界對於我來說是靜止的，一切就像描繪得栩栩如生的油畫，偶爾擦肩而過的人和車也毫無感覺。可運動時，世界在我的眼中突然變得鮮活，仿佛對於空氣中分佈的微生物你都能感知它們的存在。近日來北京舉辦奧運會一週年的消息在各大報紙和電視節目上爭相宣傳，我想它的餘熱將永遠存活於每個勝利者的心中。

十一日凌晨兩點半，窗外狂風暴雨，電閃雷鳴，八月的第二號颱風正式登陸。我默默地觀賞這場前所未有的狂歡盛宴，像是新生兒面對陌生世界般感到驚奇。時而閃亮的青藍色火光，透過玻璃照耀著熟睡中的人們。這不是平常的一閃而過，而是慢吞吞地在某個點上分散開來，發出像是踩裂地板時撕拉撕拉的聲響。自己的內心在外界環境的影響下，變得如同走進巨大冰原一樣寒冷。快四點時它們才全部停止，既而我看見天空絢麗的蛻變。

我時常幻想自己身處廣袤蔚藍的海洋，溫熱的暖流將我全部覆蓋。身體隨潮汐的起伏擺動，像是進入另一個世界，孤獨地享受自由。這個暑假，在我周圍出現了许多人。他們都擁有屬於自己的生活，這裏面包含太多的酸甜苦辣。對我來說，學習成績好是我的優勢，但體育的確差到讓人難以理解。但對其他人來說，體育是數一數二的科目構不成威脅，還有人要上體校，但學習成績成為他們未來發展的瓶頸。這座城市的上空似乎永遠烏雲密佈，唯我一人隔窗聽雨。

深灰機密箱

二零零八年五月

這是一座侵染了金屬與油墨的工業城市。

烏雲密佈，常年雨季連綿。那些閒置的廠房和廢棄的機器，早已隨舊時代的終結而被遺忘。或許在二十年，甚至十年前，你都可以親眼目睹這裏的繁華景象。晝夜不停的巨大轟鳴，暮色降臨閃爍的燈火，街頭巷尾的人們議論著時尚話題。但如今他們都慢慢變老，視線模糊以至於世界在他們眼中只是微弱的光源。

積水漫過腳踝，水中還混合著五彩的化學原料，它流淌過電線杆和路旁的綠樹，仿佛一切事物都瞬間擁有生命。

於是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哭泣，鉛灰色的天空，詭異的寒風，此景與二十三年前何其相似。

一九八五年七月

那年的我剛高中畢業，成為城裏為數不多的大學生。周圍的人如同過春節，歡天喜地熱鬧非凡，我的父母也變得精神抖擻。我待在家中無事可做，除了幫助父母整理家務，也就是時常去親戚家串門。

一九八五年的這裏剛開始興盛四個現代化，工業發展如火如荼。許多人開始向銀行貸款購買生產設備，自己發家致富，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歷史似乎給我們

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當年我的父母因做小本生意而被人天天批鬥，連我都不能倖免。可現在改了路線，人們的價值觀又顛倒成無法捉摸的形態。

九月到來之時就要北上，回憶起在這裏生活那麼久，真是不捨。但我卻不敢把這種想法告訴我的父母，怕他們又會說我沒出息，因為無論怎樣，我最終都是要走出這裏的。

夜深了，我實在是睡不著，便想出去走走。外面的月色正好，路燈即使熄滅也照樣能看清。雜亂堆放的鋼板反射出冷清的光，水泥路旁的荒草孤獨地搖曳著。

我想這是最後一次了。

孤獨

一 冰河

新澤西，美國。

我時常希望你真實存在，讓這個日益物質化的世界，多一些人性的溫暖。那些貼滿「正義」標籤的虛偽，那些掩蓋「公平」光芒的世俗，都不能阻止你成為一名優秀的醫生。你是一條冰河，外表冷漠，不近人情，卻深藏著一顆理想主義的火熱之心。

故事的開頭總是不可避免地相似。奇怪的症狀，無法解釋的病變。然後便是你遲來的出場，上身西裝，下身牛仔褲，還穿著運動鞋，顯得有些另類。「病人不喜歡生病的醫生，醫生也同樣討厭健康的病人。」這便是你的價值觀。

白板上的擦擦寫寫，記錄下多少次艱難的診斷？地毯上的走走停停，思考出多少種不同的推理？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結尾時，或許窗外傾盆大雨，而你悠閒地待在自己的辦公室，一切都不曾改變。

二 蔚藍

墨爾本，澳大利亞。

這是屬於你的羅德拉沃爾，蔚藍的海洋擁抱你深邃的眼眸。

整個球場如同德國的地鐵站，沉寂卻又井然有序。而你悄然出場，露出讓世界充滿陽光又不至於引起溫室效應的笑容。輕輕地揮手致意後，你隨意發出一個球，澳網公開賽的總決賽開始了。

烈日雖然殘酷，但你不同於三年前的稚嫩，無論技術還是心態都變得更加成熟。這並非是時代造就了你，而是你造就了這個時代。十幾年前面對冷戰的陰影，北約的轟炸，你克服了恐懼堅持訓練。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成功能與此相比。

三 孤獨

豪斯醫生是孤獨的人。

網球是孤獨的運動。

我想我也是孤獨的。

空城 第一部分

有這樣一座城市，它背山臨海，春夏秋冬都會有遼闊而盛大的雨世讓你措手不及，最壯觀的時候還可以比喻成「現實版的災難片」。由於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近些年來就成為爭相開發的焦點。那些政客在無數的鏡頭與閃光燈前，盡其字彙之能事描繪未來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的繁華場面，許多外商也看重這裏良好的市場前景，日日夜夜從港口湧入，通過翻譯用五花八門的語言交流，決定著每塊土地的命運。如同許多城市瞬間崛起的歷史重演，這並不是錯覺。

它是我目前居住的城市，空城。

但對我而言，這種如海嘯般翻天覆地的變化渺小得像飄落的白紙。它美好而幻滅，是遙不可及的海市蜃樓。因為冗長之極的校園生活已把漫長的歲月推向遙遠的終點，並逐漸演變成浮雲般的常態，所以有時覺得自己就是宇宙中的一顆星球，運行著註定的軌道，反射出黯淡的光芒，最後爆炸成零碎的塵埃。

我對空城的印象，只停留在樹木蔥蘢蟬鳴不斷的夏天。那時強烈的陽光把世界煮到沸騰，燃燒後留下的餘燼殘存於每一絲黃昏的暖流中。熱量一路累積，似乎想把空城在黑夜前融化。曲折的羊腸小徑上，游動的海洋綠席捲而來，掩蓋住頭頂上刺眼的蒼白。

我的名字叫林可，是全市數萬名中學生中普通的一員，每學期都在學校與家兩點之間週期循環。吃晚飯時，火紅的夕照隨著溫和而多變的線條照亮客廳。對面並排端坐的父母會為辛苦學習整天的自己夾菜，說些客套的讚美，自己卻沉默地低下頭。因雞毛蒜皮的小事而起的吵鬧聲從隔壁傳來，混雜著瓶瓶罐罐的碰撞聲。濃厚的油煙味隨風飄來，透露出細微的市井氣息。所有的畫面、聲音和色彩，都像是肥皂劇或情景劇中反復構造描摹的片斷。

我與空城的未來同樣是未知數。

第二天當我離開家時，還隱約聽到半夢半醒的媽媽不忘叮囑路上小心，語氣仿佛清晨發亮的霧氣。在外面，樹葉上的露珠滴濕我的肩膀，馬路上的空曠相比平常寂靜得讓人難以適應。似乎是一夜之間所有人全部消失，從未存在過一般。

也許是我的腦海經常裝滿許多奇怪的夢境。有時是浩瀚無邊的星河，有時是平淡如水的夜晚，而最近則是與真正「空城」的對峙。墨灰色的烏雲不斷翻滾，久驅不散，棟棟樓房的無規則排列給人錯落的空間感。像是驚悚的電影，或是不祥的預言。

不知是最近壓力太大還是它的名字給予我暗示。

但它真的不可能變成現實嗎？

「林可，你的班會計畫寫出來沒有？你不會又忘了吧。」

「那份優秀幹部的採訪報告呢？」

「什麼？你居然忘記幫我們複印資料，這個週末你難道被外星人綁架了？」

這便是我。雙休日在家悠閒得無事可做，眺望窗外不同時刻的景色。偶爾靈感迸發，便像隱居山林的文人墨客在課桌前奮筆疾書。學校裏的我則是另一番模樣，半數以上的事務基本上都由我來管理，所以週一上午的我總會像拼命三郎衝鋒陷陣，投進工作的洪流中，繁忙如朝五晚九的上班族。

終於在最後一節課的鈴響時，我畫上了最後一個句號而獲得解放，趴在檯面上休憩。恍恍惚惚聽到周圍同學熱烈議論著下午將要轉來的新同學，話題包括「聽說學習成績很好，一直是第一」、「人長得也不錯」、「還當過文學社的編輯」，噁噁喳喳爭吵不休。我對這種事從來不感興趣，唯一在意的是「你們吵死了還讓不讓人睡」。

「同學們，今天我們班來了一個新同學，他叫陳飄。他不光是學習成績優秀，還在報刊中多次發表作品。請大家用掌聲歡迎他的到來，並希望你們多與他交流。」

而那些愛八卦的人依舊不願放棄最後的機會喧鬧交談，幻想著他能在漫天禮花或是紛飛白雪的唯美意境中閃亮登場。可沒想到結果是他穿著新校服，用像剛從冰箱裏拿出的臉和大眾化的裝扮雷倒一片人。說實話，他並不耀眼奪目，不是那種愛慕虛榮甚至恨不得把別人眼珠挖出來貼在自己後背上的人，混入人海中再難尋蹤跡。可我覺得，他有一種與眾不同的力量，可能會改變到我的人生。

他理所當然地坐在我旁邊空了一年多的位子，對我報以狡黠一笑，我頓時感到自己身處寒冷的冰原。

「好了，同學們請安靜。下面請把書翻到五十七頁，上次我們講到……」

不出我所料，當大多數的人散去後，他轉過來對我說了讓我至今難忘的話。

「你好，我叫陳飄，從今天起我們既是同學也是同桌。我在之前已對你有所瞭解，聽說你一直都是第一名。我不確定我的存在是否對你的地位構成威脅，但至少我不認為我在任何方面比你差。所以我想在此提醒你：是時候改變你為人處事的態度了，不然你一定會後悔。」

聽完這番慷慨激昂的發言，我足足愣了半分鐘，我深深地感到他對自己的信心以及對我的蔑視。我實在無法把之前所猜測的傷春悲秋之才女，與眼前活生生的新世紀之女外交官聯繫在一起。我彷彿在硝煙味四起彌漫的今天，看見一個血流成河的未來，以及法海與白素貞的恩怨情仇。

「我相信妳是為我好，所以對我發起挑戰。但我認為競爭的同時也應該與對手和平相處。另外，培養對自己的處境不利的對手，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不是嗎？」我微笑著回覆。

我收拾好東西以後往左走，而他卻向右走與我背道而馳，這並不是幾米漫畫中溫馨的城市寓言。因為從他剛才驚訝而略帶憤怒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並沒有達到「激將」的目的，而且我同時預感到一場平淡之中醞釀的風暴。

多數時候，以標本形式存在的我們被放置在透明的玻璃盒內，展覽給迫切想得到認同感的人們。他們的雙眼仿佛能看透薄如輕紗的空殼，從而發現其中的價值觀與世界觀。虛偽的「臺前」與真實的「幕後」總對比出刻骨銘心的悲傷，它們在黑暗的土壤中慢慢生根發芽。然而光鮮的外表，終究只是軀體。名利場上的圈裏圈外，還有多少夢裏花落？

這些話放在目前來看，會給人裝腔作勢無病呻吟的感覺。因為我們都像是從小生活在天堂的孩子，彩虹的七色光與晶瑩的雨露在身邊肆意流淌翻滾，與寒冷的人間隔著堅固的鐵壁銅牆。但如果乘時光機去到一年以後，我一定不會這樣想，因為我經歷了一場改變命運的冒險。

而現在的日子卻像凌晨的湖泊一樣平淡：外面浪花般的雲朵如同被打散的棉絮絲絲縷縷地飄浮，欲墜的夕陽把它照成豔麗的西洋寫生畫。地上未乾的積水瞬間變成起伏的奶油味蒸汽。食堂內同學們談笑風生，聊著自己明媚而憂傷的校園生活與風雲變幻的時尚話題，盛飯菜的師傅難掩疲憊，在暖洋洋的氛圍中眯著雙眼生出睡意，負責清潔工作的阿姨死死地盯住地板，生怕錯漏一處汙漬。

我拖著緩慢而沉重的步伐，找了一個靠窗的位置坐下，對面是我的好朋友吳豪。我們之間有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緣分，從幼稚園到現在都是同學。與其說是相

識不如說是預設，因此才慢慢建立友誼。我們常會一起去買乾脆面，順便比誰集的卡片多，也會肩並肩走過沉靜而連綿的海岸，邊吹風邊喝波子汽水。在大家的眼中這是志同道合，殊不知這只是十年交情的難忘。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不再相信我，理解我，他一定是例外。

「林可，你發什麼呆，快吃飯，不然待會下暴雨就回不去了。」

「哦，知道了。」

陳飄坐在角落，把看不出陰晴圓缺的臉埋在細碎的劉海裏。不斷被他擺弄的手錶反射出灰黃色的光，似乎想通過這種方式隱藏自己的忐忑不安。忽然他的眼睛微微往右一瞥，似乎發現了什麼令他感到害怕的東西，迅速一言不發地合上飯盒，低著頭走了。

此時吳豪的妹妹吳星月蹦蹦跳跳地跑到我們面前，他常常千里迢迢從自己的學校來到這裏，久而久之便相互熟悉。

「哥，後天就是我的生日，你能送我小四的《小時代》嗎？」吳星月道出此行的目的。

「當然可以，不過禮物向來是主動送的，什麼時候變成強迫要求的。」吳豪極不情願地答應他。

吳星月嘟起嘴，轉身離開。

「他真的這麼喜歡郭敬明嗎？」我問。

「那還有假？小學五年級的時候，他就在自己的隨筆本裏肉麻地寫道：小四是青春文學的領軍人物，他寫小說時溫暖而動人的畫面，就像一位母親用乳汁哺育自己的孩子。」吳豪說時笑得上氣不接下氣。

「肯定是用三鹿奶粉餵養的早產兒。」我補充道。

他總是我們的開心果，在我們無聊的時候帶來樂趣。他展現給別人的總是最真實的一面，並不掩蓋自己的缺點或不足。哪怕是面對別人的誤解，他也只是做出些怪表情之後一笑了之。這多像幾年前未染世俗的我們：在緩坡上自由在地打滾，迎著混合青草味的春風大聲地歌唱，無數簡單而幼稚的遊戲玩膩之後，拉幫結夥地在小店裏買廉價冰水解渴，一起揮霍充滿美好純真的童年時光。

紙鳶停歇，鞦韆落滿塵埃，繽紛的肥皂泡漸行漸遠直到破滅。我們的生活軌跡不知何時化作重症病人死後的心電圖，精神世界淪落到僅憑精緻優美的幾篇散文或是形容詞眾多卻胡言亂語的口水小說就可以打發。我們的步伐與社會一致，與世界一致，與這個物質決定一切，科學成就神話的時代一致。資本市場的每一次運作，

無線電波的每一個頻率，交通運輸的每一站停靠，都源於這個叫做「空城」的巨大機器。轟鳴的聲音與滴答的倒計時，是它工作的原始動力，也是它的脈搏。

在他走後，我們又說起冷笑話：

有一個風箏，走著走著就飛起來了。

有一片面包，走著走著覺得餓就把自己給吃了。

有一塊香蕉皮，走著走著不小心就摔倒了。

有一隻北極熊，走著走著便開始拔自己身上的毛，拔光後牠說：「我好冷。」

這便是我們的生活，擁有著幸福的家庭和合適的環境，還有著生機盎然的班級以及數十朵奇葩共綻放的同學們。我們的存在就像無數校園故事中描繪得那樣蓬勃。

陳飄在無人的角落，承受著洶湧而來的傷痛。他雙唇抿在一起，兩眼通紅，面部肌肉扭曲得快要抽搐。淺色的校服在風中搖曳，全身如楊柳般瘦弱。他握到手指關節發白的拳頭毫無徵兆地打過去，對方痛苦地嗷叫一聲便倒在地上。他憤恨地說：「我都轉學了，你居然還來找我，你嫌害我害得還不夠慘是不是。」

他獨自一人離開，留下黑暗中的對方。

「我……我只想說聲對不起，妳怎麼下手這麼狠。」

雲朵順著風向迅速飄過，三伏天裏特有的燥熱讓教室裏的所有人感覺像在蒸桑拿。值日班幹無論在講臺上怎樣大吵大鬧喊安靜，下面的人拿風扇拿紙巾喝水打著掩護說話的依舊如故，甚至不知道誰管誰。我旁邊的座位從放學就一直空到現在，他應該又在忙那些雜七雜八的文學社事務：策劃選題，寫稿，採訪錄影……我一直對他這種課內課外兩不誤的本領表示驚奇，並懷疑他的大腦裏裝了晶片。

直到晚修結束，整間房屋還是會不時發出類似數百隻蒼蠅齊鳴的嗡嗡聲。我一如既往地用棉花塞住耳朵看完整本《最小說》，這是我上初中以來一直養成的習慣。如果周圍靜得可怕或是吵得如同菜市場對我來說都不成問題，但我最恨的就是貓爪撓心那種生不如死的體會。

而當我走出校門口時，對我微笑的那人讓我一瞬間瞪大雙眼。

空城 第二部分

一 其實我不該忘記的，應該說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二 我相信時間是最好的治癒師，它能把不愉快的經歷變成美好的回憶。即使是你想忘也忘不掉的痛苦，在歲月的河流裏也能磨去鋒利的棱角，變成溫潤的鵝卵石。

三 當然要謝謝你及時離開我，離開我的生活。讓我有機會重新開啟我的未來，不必背上自責的包袱。儘管你曾經做過傷害我的事，你曾經不理解我，但這一切都沒關係。我們遠離對方，遠離對方帶來的壓力，不是也很好嗎？

四 加上你剛好二十人，就是說只要你加入我們整個團隊就有模有樣。我也不強迫你，完全出於自願。不過如果你不配合，我就去建議班主任讓你積極參加集體活動，與同學們友好相處。怎麼樣？你是想在田徑場上揮汗如雨，還是更願意在空調房間裏安安靜靜地對著電腦敲字呢？

五 空城是謊言與陰謀的避難所，沒有人能輕易逃過此劫。

六 隨著西南季風從太平洋海岸吹來，天氣變得越來越喜怒無常。晴天時的層層熱浪讓人迷迷糊糊，雨天時的陣陣雷聲讓人格外清醒。我就是在微亮清晨與薄暮黃昏的交替中，度過漫長的夏日時光。

七 我曾經描寫過這裏遼闊的海域：遠遠看去就能發現漸次蒸騰瀰漫起的霧，白茫茫一片形成天藍與海藍的分界線。整個世界被略帶潮濕的風吹得空曠，浩渺無垠的宇宙此時仿佛散發著迷幻的氣息。

八 我以為暑假像往常一樣悄無聲息，失蹤的夏天也將讓那些祕密時過境遷。

九 似乎在每次遭遇無言以對的微妙場景時，他總能用智慧把對我來說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例如在家喝咖啡喝到想吐時，他會拉著我去不遠的小賣部買些乾脆面和汽水，邊吃邊喝順便看海，覺得空虛和無聊時，他會打通神祕電話，把我引到高山附近，一起爬到制高點俯瞰整座空城，以至於最後我都不忍拆穿這些早已心知肚明的把戲。

十 友誼的內涵只有在歷經人間滄桑後才能知曉，只可惜我現在什麼也不懂。

十一 天空是大片大片的暖色調，如同凡高的油畫絢爛而淒美。溪水邊的炊煙冉冉升起，混合著湯飯和燒烤的香味。我們嘻嘻哈哈地討論著自己的生活，不時用幽默作點綴。他的父母會心地看著我們，思考著孩子們離不開大學和工作的未來。

十二 我忽然感覺自己正在被世界拋棄、遺忘、直至消失。像是瞬間由五彩仙境進入黑白迷宮，不知道方向，也似乎沒有方向。在無數輾轉難眠的夜裏，太多的聲響從耳畔滑落。風聲雨聲雷聲，樓上人家的交談聲和電視聲，窗外汽車的喇叭聲與建築工地的打樁聲，以及現在筆記本電腦上播放得撼天動地的搖滾。我好不容易才睡著，卻夢見所有人帶上冷漠的面具。他們把自己的喜怒哀樂藏匿，躲避在狹小的空間，無視其餘人的存在。我覺得喧囂都市中的沉默真的很可怕，好想快點逃離。驚醒著從床上坐起，慢慢恢復意識回到現實。我終於發現我所擁有的一切都可以被輕易剝奪，我一無所有。

十三 我一直認為人生是由無數個偶然組成的，就像遇見文字便愛上寫作，遇見音樂便愛上唱歌。而現在我卻覺得偶然背後有著某種必然，這個夏天讓我明白很多道理，像是穿越黑夜的白天，煥發耀眼的光芒。

十四 空城的車水馬龍與人來人往，真實中有虛幻，虛幻中有真實。

十五 天地初開時的洪荒宇宙，渺小的生命出現在原始海洋。到遠古的中生代時，茂密的森林星羅棋佈，淙淙泉水四通八達於其中，早已滅絕的奇特物種繁衍生息。最後經歷春夏秋冬的輪回，冰河世紀的漫長等待，人類緩慢進化，直到有能力戰勝和改造自然。

十六 時光如同線般來來回回在我寧靜的深眸裏閃過，一切都像是校園小說那樣，從華麗回歸到最初的平淡。可這是流年似水的假象蒙蔽我的視線，讓我始終無法看清終點，瞭解結局。

十七 我的人生越來越蒼白無力，如同無數夢魘飄散在閃電長鳴的黑夜。

鼠紀

冷漠都市的黑色寓言

揭露社會本質，諷刺虛偽人間

流暢快節奏的敘事風格

平實為主，華麗為輔

一隻普通的老鼠如何看待

愛與恨，生與死，過去與未來

暗夜中的風起雲湧即將來臨

那將是比起死亡更精彩更殘酷的情節

升上初三以後，文思泉湧的過去如同春秋大夢。空城和中山城的連載、文學社習作以及一年前的短篇散文，現在看來是多麼不可思議。二零零九年的冬天，我開始描繪一個全新的故事，或許它沒有想像中的完美，但這是我在初中最後的完整作品，是人生中無法複製的懷念。

我是一隻老鼠，名叫普特斯坦，在這座巨大的城市裏每天來來回回，忙於生計，思索未來。我的父母和親戚都在一次次亡命路途中流離失所。其實這也不稀奇，因為在小的時候我就明白，孤獨終將成為我的宿命。

聽爺爺說，我們主要用糧食的儲量及生存空間的大小來記錄歷史，果不其然我們的命運似乎走向死衚衕。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只能通過想像去描繪數百年前

寧靜的鄉村與田野。清晨或是黃昏，總有人三五成群背著各種農具，在一陣陣稻草味的風中歌唱，那時笑聲是唯一的主旋律。夜晚降臨，星星在黑暗而空曠的場地上頑皮地做著遊戲。而精神依舊充沛的孩子們寂寥無聲地佇立在麥田的中央，仰望著整片天空，任憑微涼的風吹起他們的衣角。遠處低矮的平房，星點的大樹和連綿的山脈組成一幅田園山水畫，閒情逸致，生機勃勃。

後來人們擁有了機器，開發了深埋在地下幾千萬年的能源，懂得利用金錢和權力為自己服務。於是一直以來世間最美好的風土人情在瞬間天塌地陷，而我們老鼠的生活也從那時起天翻地覆。以前在地上隨意走幾步，便可過上豐衣足食的溫飽生活，也不會有什麼失散之類的荒唐事。但現在四處蔓延的柏油馬路，試比天高的鋼筋水泥，飛馳而過的汽車火車，還有日益匆忙的腳步，都在破壞我們原有的幸福。我們為了填飽自己的肚子，開始與人類爭奪領地。但他們用我們無法想像的智慧無數次打敗我們，絕望和悲傷漸漸從心底湧起。

時間的腳步不緊不慢地跨入西元二零零零年，這座用瘋狂聚集的資本和血腥四散的勞力堆砌起來的城市終於宣告完工。但我從那些上班族臉上看不出絲毫的欣慰與驕傲，原本屬於他們應得的財富被整個社會的分配制度剝奪。他們奮鬥多年，每天的工作量難以計數，可他們卻連自己的人生都無法掌控，這何嘗不令我們哀歎？

把視角轉回我們的社會，慚愧的是我們也並未發現或發明更好的制度。也許在其他物種的眼中，我們是偷竊的代名詞。但在那些權威專家的口中，偷竊卻變成「維持生存發展的特殊行為」這種優雅婉轉的說辭，還附帶「世界上的物質本來就應該均分，我們只不過通過一定方式維持公平與正義」的奇特解釋。另外，我們身處的環境也時常受到批判，但在我們的腦海裏只有「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火把」的詩句，是傳說中祖先留下的《鼠經》裏的經典名言。可最令我們自豪的並不僅限於此，在最新的《鼠國社區發展年度白皮書》中還有一篇簡短而富有特色的演講。「鼠類和人類擁有百分之九十九的相同基因，但少許不同卻造成巨大的差異。經過長達一年的調查研究，我們終於瞭解到缺乏的是虛偽。」我笑了。我們何時不會擁有？我們在欺騙中成長，而當我們明白一切時卻早已學會欺騙。

望著眼前這片深藍色的天空，片片浮雲變幻出世間萬物。恍然間我思考起我們和人類的差距，那些宏偉的計畫目標與難以理喻的政治概念一樣不少地被包容兼併，可總不見任何巨變。漫無邊際地遊蕩在燈紅酒綠的街頭，想起這個世界太過於現實，而從前的夢想最終也變成理想，變成幻想，再變成空想。我們都懂得精神的地位高於物質，但也時刻記得失去物質等於失去一切，顯然後者更加重要。

近些天烏雲密佈壓在肩頭，灰濛濛的雨如絲線般落下。街上的行人飄忽不定，在地面捲起疾風。我無限懷念這幕場景，只因它讓我想起過往。從小我的興趣愛好就和同伴不同，不去理會交際與娛樂這些無聊的低級趣味，更不會為覓食而忙碌。我只會把除睡覺與吃飯外的一切空餘時間用在閱讀和寫作上。我會在龐大空間的小角落裏，在冗雜喧囂的人聲中仔細辨聽富有情調的對話。悲歡離合，陰晴圓缺，甜膩悅耳抑或粗獷沉悶。我也會去還未被開發的荒郊野外，在泥裏打滾，在湖畔洗澡，在蒼老的大樹旁任由微熱的風吹乾毛髮，乘星光而歸。

我的一生就這樣經過浪漫詩意的前奏，自然也伴隨不少白眼，例如「整天風花雪月，不務實事，簡直是浪費生命」，「你以為你能活得比人類更久嗎？還是把握青春多做點貢獻」之類的話早已不絕於耳。更有甚者想要把我從鼠類中除名，寫好一份完整的申請書，但後來發現我對形式主義不過敏且支援者寥寥無幾，只好作罷。一經成年，我便背井離鄉，開始迷茫的獨居生活。這才發現我幾乎不具備任何實用技能，從前獨特的理性思維與高尚素養在如今看來簡直是天大的笑話。我開始後悔，開始不知所措，開始在殘酷的生活面前變成小丑。我的性格不再是大方得體，而變得唯唯諾諾，趨炎附勢，因為沒有社會關係就等同於在世界上消失。我放棄曾經熱愛的文學、音樂、繪畫以及寶貴的情感，穿梭於每戶人家尋找食物，眼睛也在微弱的光下反射出貪婪與陰險。

我終於變得和我的同類一樣，擁有自己的糧食、財富和居所。我成功地複製了「正常動物」的生活規律和作息時間，甚至連根深蒂固的思想也日趨同化。我知道我躲不掉，只是捨不得。

暴雨數月，馬路上汙水肆意橫流，地道中的我們也被迫遷出。兵荒馬亂的幾天裏度日如年，人類厭惡地望著我們的樣子比那些電影中看到世界末日來臨時露出的表情還要整齊劃一。生活在最底層的人不斷用周圍的磚塊驅趕我們以爭奪睡覺的空地，而我的鼻子卻仿佛失靈，它告訴我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是我的朋友，因為他們身上的氣味和我相同。衣著高貴華麗的人也唯恐避之不及，有的大聲尖叫掩飾心中的畏懼，有的找到計程車脫離險境。但這些掩耳盜鈴的措施絲毫不起作用，過分堵塞的交通讓他們滯留原地，而且所浪費的錢足以能讓他們在新修的高速鐵路上歡快地跑個來回。

在惡劣的環境下我漸入夢鄉，正對面的巨大電子顯示屏上播報著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開盤走勢。不斷跳動的紅與綠，像是控制整個世界的兩條生命線，牽動著金融危機下垂死的人心。他們不能理解我們為什麼不能勤勞致富而偏要鋌而走險違法犯罪，所以總是不失時機地抹黑我們。正如我們不能理解他們為什麼對眼花繚亂的物質財富執迷不悟，自命不凡卻蜷縮在小小的精神天地裏不願面對現實。

再把視角轉回我的夢中，並不是鐵馬冰河或是詩意盎然。過去的文藝情懷早被我埋葬，取而代之的是黑夜裏獨自前行。絢爛的花海和飄散的風，在我成熟的三觀中變得一文不值。可我還是不懂，香水的顏色和氣味明明豔俗噁心，卻標上昂貴的價格，汽車尾氣和工廠排出的廢棄物本不該存在，卻成為發展進步的指標。

時代的主旋律，生動傳神卻又透著虛偽。似乎我們都是演員，按照上帝的彩排出場。萬物初生之時，霧靄四起，寒冷而沉寂。

無知而無畏的我們，在起點也在終點。

其實有時我會由感而發，那些在電影院哭得撕心裂肺，或是被情節糾纏得痛不欲生的男男女女，多數都是在象牙塔裏閒逛，時不時到咖啡館裏品味小資情調的人類。他們就算不淪落到我們的處境，至少也應該體驗什麼才是真正的生活。正如歷經滄桑的我，雖說能忙裏偷閒曬曬太陽，但早已不是悠然。

聽說領頭的那隻老鼠不知是否摔壞腦袋，竟要組織一個「偷竊之新」創意行為藝術活動比賽，照搬照抄毫不隱諱，連表面功夫都省略。例如「全區海選」，從幾強到幾強的激烈現場對抗賽，冠軍會獲得豐厚獎品等等，包羅萬象，無所不能。如果大家有點智商就會發現，絞盡腦汁設計得這麼複雜，其斂財目的依舊十分明顯。遺憾的是，掌握真理的永遠只是少數，大部分老鼠都非常愚蠢，自負地認為麻雀變鳳凰的奇蹟將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於是他們就像喝醉酒一樣，面色紅潤神情恍惚，風風火火地跑到報名現場。因為考慮到人類造成的種種危險因素，所以活動凌晨三點才正式啟動。

我疲憊而無奈地倒在床上，耳旁傳來陣陣排山倒海般的喧鬧，這是由千萬句類似於「我愛你」或是「超喜歡的」之類的庸俗話語組成的。我想在我有生之年都無法理解為什麼有的老鼠總願意把私生活演繹成《楚門的世界》，刷牙洗臉都會變成孤單的歲月共同分享。值得分享的，至少也應該是他們擁有而別人不曾擁有的經歷。終於等到「史詩般的交響樂」散去，我卻再也睡不著，披著條破布在街上行走。樹葉在乾燥的寒風中旋轉零落，顯得格外悲壯蒼涼，天空中沒有任何雲朵與星辰，遠方的燈火忽明忽暗。

夜是鋪天蓋地的黑色巨網，急轉直下的氣溫使路面的積水結了一層薄薄的冰。我懷念以前在旭日暖陽中吟詩，唯美的畫面淋漓盡致。而現在那些飽含深情的文句，早已消散在歲月的風裏。

如果我不在你身旁，我就不能保護你。
如果我不在你身旁，我就不能抱緊你。

在這個特別的時刻，我遇見了你。

紙箱裏的流浪貓

某個初冬的清晨，我出門準備去上班，在便利店的門口猶豫了幾分鐘，最終還是決定去買一杯熱飲。店裏的暖氣開得很足，正巧有一位漂亮的女子也在購物。想起我還是單身，便上前搭訕，希望能如同電視劇裏演的那樣遇見愛情。

「妳一個人拿這麼多東西不方便吧，我來幫妳提一下。」

「可看樣子你似乎要去上班。」

「沒關係，還有一個小時，再說公司離這裏也近。」

於是一路上我們有說有笑，聊得很投緣，我感慨一生中似乎就在等這樣一個人。走著走著，忽然看到轉角處的垃圾桶旁邊多出一個紙箱，裏面的流浪貓甚是可憐。

「你看牠多可憐，我有點想抱回家養。」

我的內心忽然生出欣喜，畢竟他在我的心中的形象再次提升。我甚至覺得這是上天給我的機會。

「可最近幾天我實在忙得不可開交，不如你先幫我養，我過幾天來取。」

「好啊，妳看前面那幢辦公樓三層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上班時間我應該都在。」我暗自高興，抱著這隻流浪貓走進公司，同事都覺得我有愛心，我也毫不避諱地把早晨上班路上的經歷告訴他們。

這時外面有警察出人意料地衝進來，把那個裝流浪貓的紙箱包得嚴嚴實實，並亮出銀白色的手銬，不由分說地銬在我手上。

「先生，你因涉嫌藏毒而被逮捕，現在請隨我去警局一趟。」

我呆站在那裏，明白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陷阱。那個人帶給我的，只是讓人無法抵抗的漫長寒冬。

死神一 無人的罪過

我們總是希望自己能遠離死亡，卻不知道死神一直在身邊，等著把我們的名字寫上他的名單。

冬日來臨，氣溫驟降。整個學校卻沉浸在一片熱火朝天的氣氛中，半年一度的期末考試已經來到。這裏白天充滿歡聲笑語，夜晚卻寂靜無聲，巨大的反差時常讓半夜醒來的我覺得難以適應。

而當這一切過去，日暮黃昏，所有的家長都迫不及待地來接自己的孩子，而身為學生的我們卻有些手忙腳亂。有的在盤算自己的計畫，有的在回憶這學期的短暫，感慨時光。但那畢竟不是我，經歷了初中的迷茫，如今我只能看到未來前途無比光明的自己。

光明又總是伴隨著黑暗，由於教育部近日明文規定禁止在補課期間隨意放假或變相放假，我只能在春節期間短暫地休息一下。高中生活在我眼中變成被人遺忘的球場，站在那別人總認為我是孤獨的，而自己卻茫然不知。

於是我回到家中，唯一能帶來慰藉的就是美劇。它讓我感受到在這個物質豐富，精神卻相對匱乏的時代裏，我們被給予的太多，卻總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我追求的那個世界，在遙遠的太平洋對岸，在不斷流淌的江河之上，在中央公園的湖泊與樹葉中。

這時，手機突兀地響起來，我的手不覺有些顫抖，怕是班主任打來匯報成績的，雖然我坦言這次連自我感覺也不那麼良好。

「喂？」對方沒有回應，只是裏面詭異地傳出狂風捲地的聲音。

「應該是誰的惡作劇吧。」我沒有在意。

而此時，我的父母開始催促我趕快休息。他們並沒有說錯，畢竟我早已身心疲憊。那些日子裏，除了應付考試的憂慮與恐懼，不知為何，我們的複習和考試地點又回到初中部。這讓我回憶起快被遺忘的初三，驚心動魄，身不由己。沿著曲折盤旋的走道，想到那些破碎的友誼，那些冷漠的諷刺，那些在宿舍裏不時傷害自己的玩笑。

我還來不及說一聲再見，初中歲月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時間如同濃硫酸將過去腐蝕成虛無。我會順利地長大，很快就會畢業，工作，過完一生。我並不知道，此時在我身旁的死神卻搖了搖頭，在名單上寫下我的名字。

第二天醒來時，外面還是一片黑暗，發現才早上五點。起床打開電視，新聞又在反復強調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敏感的人民幣匯率，或是美國兩黨間的明爭暗鬥。伴隨著厭倦和困頓，新的一天就這樣開始了。

「啊呀，你怎麼起得這麼早，不是讓你多睡一會兒嗎？」

「媽，我的生物鐘已經習慣了。」我回應道。這時手機振動起來，回想昨天的恐怖場面，不免有些心驚膽戰。

「你有時間嗎？我想找你出來聊一下。」

我正想罵對方無理取鬧，忽然反應過來。

難道是他？

下午三點，頭頂上黑壓壓的天空讓身處在街上的我們顯得有些黯淡。

「你讓我千里迢迢趕來就為這個？」我看著他手中的地圖質疑道。

「對啊。我在網上看到有關城市探險的新聞，說不少外國人熱衷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你想想，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有多少遺蹟，你比如說……」

「行，那你慢慢玩吧，我先回家了。」

「別那麼無聊，好不容易考完了，不出來放鬆一下？」

第一次見到他還是高一軍訓，那時的他給我的印象是烈日下燦爛的笑容。後來我們只是彼此留下手機號碼就再沒有機會交談。即使在校園，遇見也是一笑了之。而現在他又想起了我，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中山海關站到了，要下車的乘客請從後門下車。」我望著他，直到讀懂他臉上堅毅的神情，才明白這就是目的地。

這是城市的最東部，有一種未被探尋過的荒涼。空氣格外清新，高聳的電纜掠過頭頂。我們向前走了好幾公里才最終到達發電廠的舊址。

碑文漫漶，時過境遷。或許是因為信息化的腳步尚未侵蝕這裏，所有的一磚一瓦，斷壁殘垣都保留得非常完整。忽然我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再回憶起那天手機裏傳出的聲響。原來……

我轉過頭，看到他的臉上只剩下猙獰。

「你現在知道了嗎？」

時光倒退回一九七一年。那時的中國沉浸在一片紅色的浪潮裏，我的青春變成一場無止盡的戰鬥。盲目的情感造就了愚昧的英雄，狂熱的追求化成了時代的悲哀。而當一切過去，迷茫才湧上心頭。

「我真的沒有什麼可以交代的。」

「笑話，當了特務，還想狡辯。」

在那個沒有月色的夜晚，我藉著「正義」的名義，在批鬥大會上把一個無辜者打倒在地。即使在他投湖自盡後，我也並不感到愧疚。

因為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不過是無人的罪過。

「這一切真的發生過？」我有些難以置信。

他笑了笑，拿出一本黑色的筆記本，我的名字安靜地躺在上面。

「只是讓你明白你為何而死。」

我兩眼一閉，耳畔盡是狂風呼嘯而過的聲音。

死神二 謎

直到死前的那一刻
無數神靈才唱起挽歌
等待降臨在人間的期待
不及臨別時的遺憾

那時的自己還是一名高中生。夏天暴雨連綿，期中考試後同學們陸續從考場裏走出，討論著選擇題的答案。時間悄然而逝，仿佛一夜之間，平日沉睡的小昆蟲都清醒過來，撲到課室裏。

回家後，父母面對著不太滿意的分數，開始時的爭吵逐漸變成可怕的沉默。外面風雨交加，卻無人想在此時開燈。因為誰都不願讓別人看見，自己對這個世界巨大的失望。

高中時代的天空總是灰色的。

「你已經死了。」

列車駛入隧道的那刻，我聽見有人這樣對我說，可沉睡中的我絲毫不在意。隨後我的鼻子被人捏住，於是只能睜開眼。我忽然發現這節車廂有些老舊，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柴油和粉塵混合的氣味，溫度也並不是那種先進技術控制的恆溫，而是從前使人煩躁的悶熱。

「這是哪兒？」

我環視著周圍，除了正對面一位穿著西裝的外國人以外，其餘人穿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解放服和中山裝，我有些不解。

「別看了，這裏其實只有我們兩個。」他笑著說道，順便從口袋裏掏出兩粒薄荷糖扔進嘴裏。

我的不解瞬間升級為困惑。

高一時的暑假出乎意料卻在情理之中的殘酷，競賽和補課耗盡大部分時間。而終於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我卻被蚊子驚擾到睡不著覺。起床時還是天黑，鬧鐘偏偏不倚地走到四點半。

我不知道怎麼想到出門走走，更不知道這竟是最後一次。關門的那一刻，時間定格在五點十三分。

「這到底是哪？」我有些抓狂地問道。

「你會知道的。別那麼著急，這不過就是你人生的另一場旅程。反正時間多的是，無所謂這一下午。」

「一下午？你開什麼玩笑，你以為我還是學生嗎？我已經工作五年了，上次送錯文件被老闆臭罵一頓，這次再遲到就該被炒魷魚了。」

他輕輕地一笑，說：「你再仔細看一下你自己。」

我猛然發現自己變回高一時的模樣。

夏日的清晨總是深藍的天空與淺綠的樹蔭交錯的畫面。而我順著公路一路向前，享受著難得的清閒。初中時的自己也曾走過這段路，但在那時周圍還畢竟只是陌生的街景，所以並不多加在意。

過去的生活看似令人嚮往，但高考卻許諾我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可我忽略了身後一個舉起鐮刀的死神。

「我一定是經歷了什麼。」我自言自語。「可我又什麼都想不起來了。」

「那就別想了，這裏不是也挺好的。」他邊說邊從胸前的背包裏拿出四張塔羅牌叫我選一張，我拿起一張，上面畫著囚籠中的火焰。

「我在幫你回憶，你會知道的。」

我無意中走進一間廢棄的廠房，裏面的機器破舊不堪，外面也寫著一個大大的「拆」字。但年少時的我總是無限勇敢。

我在一個密不透風的地方，看到牆上有這樣一首詩：

我們到底想成為怎樣的自己
是功成名就，還是默默無聞
都不是

我們只能在別人的目光中
慢慢變成世俗的戰利品

「都過了這麼久，還是什麼都沒有改變。」

「不，一切都變了。生活在現實裏，我們都不斷追逐著物質，而那些內心深處潛伏著的幻想需要一個空間來釋放。你還不知道嗎？你現在身處在你所創造的世界裏，而我就是你。」

「這怎麼可能。」我大聲叫喊著，他側過頭不再理我。

或許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自從來到這裏，我就發現他太像我了。他習慣把書包放在胸前抱住，不時從口袋裏掏出薄荷糖嚼起來，這簡直就是高中時的自己。

「黑暗即將過去，你會迎接一個光明的開始。」

列車的遠方出現了一個微小的白點，這漫長的隧道終於結束了。可整個車廂突然變成了火爐，我也開始汗流浹背。

「我就要死了吧。」我閉上眼，等待終結。

我沒有發現後面的鐵門正在緩緩合上，而那是通往外界的唯一出口。

外面的天已經完全亮了，滾滾而來的熱浪淹沒整座城市。

一聲蟬鳴，了卻我人生中最後一個夏天。

故城舊都

盯著桌子上的報表和電腦上的聊天應用不斷跳出的短消息，我感到異常煩躁。

此時暮色將近，溫暖的橘光透過窗外無數摩天大樓的縫隙照向辦公室的一角。我拿起杯子，起身去飲水機那裏沖了一杯咖啡。

正是上下班的高峰時期，即使許多計程車相繼湧入曼哈頓，也依舊不能阻止兩個上班族去爭搶一輛車。兵荒馬亂之中，還有數量相當的部分人像我一樣必須工作至深夜，然後孤單地穿行於漫長的黑暗。

這可能就是最真實的華爾街。對外宣稱的高薪，也只是在每天十幾個小時的工作下建立的。新來的實習員工轉正後，才發現他們幾乎沒有自己的雙休日，休假則更像是一個笑話。偶爾有些剛畢業的大學生進來，他們的身上還帶著清新美好的學院派的氣息，就像是夏天裏蓬勃茁壯的橡樹。可時間一久，不免疲態難掩，整天為自己的生計擔憂，心隨股票市場跳動。

我仔細回憶起我的人生。

烏雲翻滾，煙霧飄浮，突如其來的暴雨淋濕了我的小學時代。我住在鄉下的爺爺奶奶家，門前湖水清澈，水泥路粗糙不平。我的父母因忙於工作而沒有時間陪伴我。雖然那時的生活條件並不是很好，但比起現在的留守兒童，我應該還算幸運。

操場上空飄颺著褪色的破舊國旗，主席臺下的我們笑容洋溢，把廣播體操做得像模像樣。朝而往，暮而歸，在課室裏望著遠方的淡藍色山脈，思索著世界的盡頭。勞動課上我會有意避開人群，尋找一個安靜的地方，通過看閒書打發時間，也免不了被班主任批評。總之我的童年就是平平淡淡，上學放學觀察周圍的生活百態是我唯一的自由活動。

但是父母的出國計畫宣告成功，也標誌著這樣的生活即將一去不復返。

那是個普通的傍晚，我早早回到家，卻發現家人表情沉重地坐在一起，而父母的到來讓一切顯得尤為特殊。我自顧自地走回房間，繚漫的菸味與混雜的嘆息聲揮之不去。從未有過的緊張氛圍讓我第一次心有不安。偷偷躲在角落聽他們交談，才知道故鄉自此遠離。

剛建成的小型機場看上去冷冷清清，詭異得像是陰曹地府。我的手心都是汗，連周圍原本熟知的人剎那間都變得陌生起來。發黃的紙上寫著航班編號和出發時間。我環視四周巨大的玻璃牆，感受到的不是普通的土牆帶來的厚重，而是對未來的無知與迷茫。千年歷史歲月的沉澱，終究無法迎戰日益發展的現代化。

「你到那邊要聽話，不要惹他們生氣。」爺爺奶奶輕聲叮囑著。他們的脊椎不能伸得太直，露出的笑容也是千溝萬壑，但他們始終深愛著我。我竟忘了多看他們最後一眼，不知道他們終將成為親切的懷念。

令人恐懼的黑夜像是浩渺的宇宙，衝擊著我對世界的認識。我無法安睡，哪怕乘務員反復安慰我叫我不要害怕。機艙內的燈火忽明忽暗，外面飛速劃過的氣流錚錚作響，就連雲朵也在翻滾洶湧。直到黎明降臨我才進入夢鄉，安睡在清晨的陽光中。年輕就是一張薄紙，被無知的我摺成飛機，倉促地扔出窗外。然後看著它在鬱鬱蔥蔥的樹林裏躲閃，模糊的陽光此刻變成虛焦的鏡頭。可望又不可及，始終在欣喜與失落中拉扯著。

零一二三

「你給我搞清楚，這裏是中國。」

交談時被別人當頭潑冷水，自然沒有多少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在一片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悠然氣氛中，我對財富的追求，對經濟學的熱情，以及對英語的瘋狂，多少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可當回首歷史和放眼世界時，我所關注和嚮往的則是起源於十八世紀末的工業革命。數百年前的人們剛剛開始改造生產力，從土地中解放卻又被囚禁於每天忙碌運轉的產業鏈。老師傳教新學徒，主任訓斥員工儼然已成常態。刺耳的鈴聲隨時響起，日夜不停。

野草

上了高中以後，我的鬍子像野草一樣瘋長。筆記本上記錄的思緒，來不及變成散文就譜寫成詩。而最近接連不斷的考試使我的時間格外緊張，我開始思考曾經養成的海量閱讀習慣到底正確與否。

還記得二零零九年年初，我在新華書店第一次發現了整整齊齊碼放的《小時代》。在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郭敬明或青春文學之類的概念，只是覺得在老氣橫秋的現代文學中，它太另類，太與眾不同。於是我拿起就看，看完覺得不過癮就買回家。「第一次」在這裏是個很微妙的詞，因為它對於我的人生而言是接連不斷的悲劇。似乎從那時開始，我的學習成績就變得不怎麼好。雖然我無法確定兩者之間存在必然的因果，但至少相關。

如今我的興趣愛好被瓜分為許多板塊：德約、法語歌、豪斯醫生……其實我也不想讓自己變得那麼複雜。現實中，我依舊喜歡單色調的襯衫，匡威的帆布鞋，還有在聲嘶力竭後淺唱低吟的搖滾樂。至於文學，我已經不會目光短淺地只盯著某個人，多看一些喬治奧威爾、狄更斯、卡夫卡、契科夫的現實主義作品，確實對我的世界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當初我想讓我的博客從生活走向文學，可現在我又想讓它從文學走向生活。我對文章分類做了些調整：「詩情畫意」是詩歌，「墨客情懷」是雜文，「專欄」是生活筆錄，「城記」是城市印象，「暗黑故事」倒是比較混亂，是我文風轉向現實主義的全過程，「微塵泛光」就是現在你所看到的這類文章，平淡得像白開水，卻看不厭。而「深灰機密箱」如同它的名字，是我深埋已久的祕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終將顯現……

我希望我能像野草那樣成長，不畏懼風雨，也不排斥陽光。

黑六月

惱人的黑六月裏，期末考試的警鐘如約敲響。別人家的孩子高考過後，我們換了課室，二十一班成了狗班，狗班成了死狗班。在享受空調的同時，我們無意中已是準高二了。高中三年的生活，早在初中時就有過美好的想像，但如今幾乎沒人再提組樂隊，成立社團之類的事了。

現在生活已經走上快車道，搖滾就是我生命中的聖經。它的前奏像海底火山岩漿暗湧，尾聲如落日餘暉普照曠野。七月就快來了，我只希望轟轟烈烈的夏天趕緊死去，換來相對平靜溫和的秋天。

夏天的冒險

窗外灰濛濛的天空是暴雨到來前的信號，今年我的夏天因高考而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有時自己覺得時間還很長，路程還很遙遠，有時卻又覺得它就在我的眼前。

記得上個星期生物老師講解達爾文的進化理論時，提到同種生物的相互爭鬥並放出一張高三學生備考的照片，大家哄堂大笑，而我卻在想自己所剩不多的高中歲月。

十七歲的自己墜落在一片荒蕪之地，就像宇宙中的流星劃過天空，只為在某個角落塵埃落定。夜幕降臨，我決定展開一場冒險，到達目的地後摘下眼鏡，遠方的景色如同隨意塗抹的油彩。世界上還有多少未知之地，在城市裏潛伏著。「退二進三」的口號拉起一條看不見的封鎖線，但那些機械沒有放棄，繼續在歷史的陰影中頑強生存。

沉睡於十八世紀的鋼筋鐵骨，在發展與變革的迷霧中漸漸生鏽。一切發生得太快，我們都來不及回顧。工業革命帶來的，不僅是無限可能的生產力，還有日夜不停的 work 狀態。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陷入這無止盡的革命中，再沒有什麼獨立思想或是熱血行動，青春離你越來越遠。社會就是一臺機器，每個人都是零件，你在壓迫別人，別人也在壓迫你。

我回到家後，又想了很久。